金陵集

疏劄 書

尺牘集

五

金陵集卷之九目錄

疏劄

三䟽
辭吏曹判書䟽
辭宣惠廳提調䟽
乞暇䟽
辭議政府左叅賛兼判義禁䟽
辭崇祿䟽
論諸路漕稅失期仍辭惠局兼任䟽

金陵集卷之九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疏劄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於文衡之任其不可一日冒居者而今已經歲之久矣人器之不堪物情之不愜不但爲一己之私憂其累 聖簡而傷國體所關甚重賁飾辭令煥黼黻於 王朝者卽此任也而以臣之無文而居之丕變儒風立標準於士林者卽此任也而以臣之不才而竊之誰則不如之心人皆有之故名器緣臣而

褻適足爲不學者之勸言念及此豈不寒心臣於此
職自始有妨賢代斲之嫌且慙且悸直欲逃遁不當
而嚴命所迫事會所忌不能堅持株守旣又逢　國
大慶自謂是千載一遇之嘉會適於此時持簡操筆
所撰進一二文字論述　祖宗之功德贊揚錫類之
洪禄使偉烈盛績卓絶無前之休巍巍煌煌洋溢天
地臣雖文辭陋拙不足觀覧其事則雅頌所載緜長
發之所以歌詠殷周者可與幷立而傳之無窮强顔
爲之不能稱塞　明旨而志願所在未肯讓與於人
因仍蹲據掩至于今榮耀已極復何所望且臣自近

年以來疾病已痼最是痰壅血唾之症甚妨於思索
雖尋常書牘之私自應酬者極其艱辛犬馬之齒亦
非强壯之比昔日之如干所記今皆遺忘或當副急
應製血指汗顏傍觀代悶以此懶廢憒劣之人使之
主盟詞垣久而不去則竊恐四方之士有以窺朝廷
之無人也昔在 仁廟朝故右議政文忠公張維上
劄辭文衡曰謂是任爲苦歟臣不當偏受其苦謂是
任爲榮歟臣豈敢獨占其榮顧今宿望諸彥本自不
乏已授與當次俱有其人臣雖不敢爲苦避之計榮
之不欲獨占則維之言可謂先獲臣心矣匪據之愧

瘝曠之懼交切于中晝夜思度莫如早觧此職之爲安於心茲敢略具疏本仰瀆仁覆之天伏乞 聖明特垂諒察快賜遞免公私不勝幸甚

辭兵曹判書疏

伏以臣以才則文質無當以性則疎懶惡煩出謀發慮尚矣無論筋力奔走猶難自效以臣之身較今百執事之職何者爲當則自知其不足居一而荐被眷遇兜攬華膴恩山德海終無酬報榮塗要津汔不知止臣雖不自求而致此畢竟國事無毫髮之益罪累有邱山之積身與名俱敗則其與貪榮戀寵喪廉沒

恥者直五十步百步爾臣每以此思量幾乎寢不安
而食不甘矣今此本兵重任又奚爲而至哉夏官之
設始見於周官大備于唐典兵部掌民兵廂軍武舉
武選金吾衙司大將出征之事職方掌城隍堡寨烽
堠之數駕部掌輦輅車乘廐牧傳驛之政庫部掌軍
器儀仗鹵簿什物供帳之具名雖一官實兼衆務苟
非文武全材望實俱著者莫宜居之臣少以文墨小
技備員禁近無一報稱至於軍旅之事九所未學藉
曰學之矧此精力已衰决知其不能堪矣顧今疆域
晏如國家不以兵事爲慮聊且假之於臣政注之

按例舉行財幣之如干出入若可使之東塗西抹牽
補架漏而得一國最孱劣至庸陋之一措大名之曰
大司馬則五營軍校其有不目笑而鼻侮之者乎然
此猶指向後措置自外觀瞻而言也臣之所自矢者
量分度能知足戒滿旣往雖不可追桑榆猶或自收
誠不欲以已試蔑效之身尸居戀祿更辱清朝斷斷
此心神明可質曾於辭東銓疏本竭誠備陳者屢矣
東西雖殊銓則一也數三年來迭據此席有若非臣
莫可者然有知足戒滿之心而無其實有量分度能
之言而無其踐守拙自在則足可爲平平無罪之人

而居然清議之見棄而鄙夫之同歸無以自立於人
世之間豈不大可懼而深可念者哉噫君之於臣雖
曰義重亦以恩結臣之於君雖以趨命爲恭而亦以
不進爲禮保全終始之謂相須相悉拘執不捨之謂
拂其素性守廉隅所以存禮防也持一身所以尊朝
廷也受符事急召牌踵臨而揆分揣義承膺無望玆
敢披瀝肝血仰瀆崇嚴伏乞 聖慈諒臣至懇亟賜
遞免以幸公私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兵曹判書兼文衡疏

伏以臣待罪本兵亦已數月矣詩書禮樂平生願學

而迄今無聞甲胄軍旅猝然當着而安能有爲材力
自量勉强亦難而頃緣受符事重義分是怵張皇出
肅因仍蹲據此豈臣一毫有貪榮冒進之心而然哉
間或一再赴政而按簿循例漫無可稱錢布之出入
徒憑郎吏之口都試取才之自有期限而或因疾病
而抛置曹事營務茫無頭緒百爾思量不如早自引
退毋重辜負爲不報之報矣至於所帶文衡之任初
何嘗萬一之髣髴而自叨本職以後又添一夙宵難
安之端夫左掌文柄右執兵權陸敬輿歐陽脩杜元
凱郭子儀合而爲一然後始可論此而以臣之蔑學

諛才兆攬龍斷若固有之不復知有羞耻之事天下
寧有是耶負乘致寇周易著戒彼其不稱詩人所譏
每書長喞怵焉驚心自知眇福災必及身似此危蹙
之狀非臣自言同朝知舊猶有未相悉者况可望九
重之自達而　宸心之俯諒乎前大提學徐榮輔未
及行公而臣果代之代斲之媿久切于中而今則榮
輔又解藩節而來矣移臣所授今有其人况詞垣戎
壇之一時幷萃不但爲一巳之私憂者耶凡人之材
自有攸當趙魏老與滕薛大夫之各隨其長亦可見
惟才是用之古意也文學韜斡之相兼此盛世人物

之所難能而今乃責之於冗常一人之身用人如此
安有實效臣受　聖朝不世之恩華要既皆躐取縻
粉在所不辭今欲飾辭爲文以效世人辭官故事則
臣心先自羞澁傍觀亦皆竊笑然念臣之所叨則分
有所不可處矣力有所不可堪矣諉之以　主恩之
必欲一報托之以臣身之不敢自有一向前進貪戀
而已則恩終不可報而身終不可全誠不知其稅駕
於何地也爲是之懼瀝血申籲伏乞　天地父母俯
察衷懇亟觧臣本兵文衡之任回授可堪以幸公私
焉

辭內醫院提調疏

伏以臣自近日以來所患宿症一倍添劇頑痰衝亘食飲全却若將不保朝夕而適忝保護之任又當湯劑進御之時必欲於奏效停止之間殫竭誠力殞斃爲期乃於日昨忽得暴泄登溷頻數元氣不能收拾少有吞下輒成關格達夜叫痛與死爲隣不得已懸病於日次遠徼於召命欲以數行文字仰請譴罰而尚不能自力際下 嚴敎萬萬震懍有非臣子所敢承聞而自安者臣雖疾病昏暗全無省覺聞此 王言寧不心驚至於玉署諸臣聯章請罪規箴之言臣

固當蹶然樂聞而至以分義誠禮等語論列甚嚴末
又斷之以勘處雖於尋常職事得此罪則猶曰十死
不足贖而三尺不可逭況於莫重嘗藥之地乎縱荷
聖度之包容罰止越俸而臣心危蹙如添一病勘不
當罪生不如死今日監煎亦不能如例仕進者不但
目下症形未由運動誠以堂劄體重未蒙勘處之前
實無以冒沒進身臣情到此其亦悶且隘矣罪關罔
赦義在必伸茲敢略具䟽本仰首鳴呼伏乞 聖明
念國體之不容如此亟令有司議臣當被之律嚴行
勘斷使公議伸而具僚警焉

辭開城府留守疏

伏以臣自頃承　嚴教以後衷情震剎席藁私次惟鈇鉞是俟如窮人無歸不敢以官職自居連值　動駕一未趨叅虹節起居之班亦不得隨諸臣後共獻舞蹈之誠有臣如此生亦何爲向來飭教許開進身之路未後特遞實出體諒之私孤負如山恩造如天杜門感頌清淚被面誠不知何以得此於　聖明之朝也曾未幾何居留除命又下於千萬夢想之外枯木陽春莫非天地之大德墨池雪嶺可見造化之曲費銘心鏤肝不足名言粉骨糜身無以圖酬惟當即

進闕下恭謝新命以承陶甄之德意豈合更有云云
自同常人辭官之例而情病事勢之難强不得不仰
首鳴呼臣罪至此尢合萬死松京即故都保障之地
繁華盛麗人樂其業爲治者亦可安坐無事而輓近
以來殘營兼爲弊營閒地轉成劇地邑里凋瘵旣民
瘼之不一倉庫空虛爲吏弄者居多殆同殘秤敗局
莫可收拾苟非熟路輕車誰能整理蘇起殘弊得人
最難撫摩懷綏非臣所堪且臣病狀之已痼前後章
牘縷縷煩陳日月之明庶幾照燭而春夏之交症形
一倍添劇頑痰久爲積聚胸腹長時痞滯今則一日

所食不過數合而亦不能消下終日終夜辛苦萬狀
間服攻下之劑胃敗氣虛加以震悚之極心神靡安
淹淹床席若不保朝夕雖京官之閒漫無職務者駑
力已竭漸無趨走堪承之望況此一都之內自有一
都之事其可一任拋置而不之恤乎臣之目下情地
萬萬惶蹙而旣未蒙 朝家譴罰則出外自效亦爲
臣贖愆自處之道豈不欲聞命卽行以寓叩謝之微
忱而賤疾如右實無時日內蠢動之望藉令擔曳赴
任辜恩僨事自致狼狽其不待知者而知之徒懷嚴
畏不自陳懇則甚非事君以實之道玆敢冒萬死出

聲呼籲於閔覆之天伏乞 聖慈哀臣之情憐臣之懇亟遞臣職俾得以優游養痾復尋生路仍令有司治臣前後罪負以肅朝綱焉

辭 元子左諭善仍請敦召在外儒臣疏

伏以臣待罪分司亦且屢箇月矣造化陶勻皆歸天地之曲遂呼吸餔啜莫非 聖恩之攸推方思殫竭效答無階乃於本月十五日伏奉 敎旨以臣爲元子左諭善繼而有乘馹上來之命榮幸之極慙愧交并不知此任何以猥及於臣身也 國家自再昨年以後有泰山磐石之勢邦基以之增重民心以之

益固此誠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而伏況　睿質
天縱智思日開前星爭覩萬姓欣喜正宜妙選宏儒
碩士朝夕輔翼已自食食能言之時以責其端本養
正之功非如百執事僅取其一才一能苟舉職事而
已也廟議必以臣爲臣家之人也又自　殿下銅闈
侍講日久故只循資歷之高以示遴簡之重然念臣
起自常調本無學術既乏劉向儒雅之譽又非晏殊
謹厚之質顧其中則一空空無所似之賤耳其何敢
首膺是選只自恃區區淺識而不恤有識之譏議乎
古之聖王選天下孝悌博聞有道術之士使與太子

居處出入故生而見正事聞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也賈太傅引而爲言曰選左右早諭教則太子正矣程子又以爲跬步不離正人然後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見今宮僚之設雖不以經傳講讀爲悪而命哲命吉凶不在初爲堯爲舜其始自今顧其官名其不可混取凡庸使與他官等也明矣以臣受恩之蹤苟有寸長尺能可以裨補必不多引古今辭避以至此倘蒙殿下俯垂諒察將臣新除亟賜遞免更求望實兼備之人以畀其任公私幸甚臣又有所附陳者夫自祖宗朝以來輔導東宮之官多以山林成德之士處

之者此誠美意也右諭善李直輔以喬木世家夙負重望　先王禮遇之士　殿下東宮之舊臣也今茲復授豈不貴哉顧今日候和暢老人作行亦無難便若於此時勤示側席之　聖意其何可固守東岡長往而不返也臣之先臣文清公有容會與故儒臣閔遇洙同被輔養之選力請招徠於榻前其後又上書陳之先臣之意以爲習性之薫染莫捷於幼年言行之孚感莫善於宿儒故有此屢陳山林之人其有關於世道者自古已然而於蒙養薫陶之方尤有所益今於初見賢士大夫之日如臣陋劣苟充相禮而儒

學宿德之士終若不至則其於聽聞豈不有歉申乞
更下別諭期於招致焉

應旨陳西京二事劄子

伏以本府以勝國舊都今爲分司又以關防之重兼
置管理之營自　列聖朝以來所以優恤者與他自
別人才則每飭銓曹而使之收用賦稅則全屬本都
而比他減半軍布則元無上納而最稱輕歇所謂徭
役視三南郡縣雖謂之無所侵徵可也至若蔀屋民
庶瑣細疾苦豈曰全無而大抵農賈各資其業吏民
相安無事非有目下切急弊瘼之可以多條登聞者

且今　聖問先及於大者緊者欲其綱舉而目張
明旨所在如古聖王書屏觀省之資逐件說抹巨細
幷陳亦非事體之所宜故只就民邑事情之最關係
而其或名實不副理合釐正者茲敢分條論列以備
乙覽焉顧今本營公貨之匱竭日甚月異不但官用
之難支其流之弊漸及生民許多經用有難毛舉而
兩陵寢修改之節春秋開市將士接濟進上封進使
星支供各項等節乃是不可已之事今以一年錢米
之應入較諸應下則不足之數錢爲四千兩米爲三
百石皆就所謂戶債中取用利息而其不足之數逐

歲犯用於原錢年年有加而無減如此不已則不出十年原錢盡爲消耗債錢盡則其將無營矣迨今措處在所不已一時準充雖不可論亦有可以補益一隅之策即本營新屬二南面及川西田結之移付事也二南川西請劃之本意專爲其地利而賦稅則仍舊上納於京司所貴乎得地者以得其利也今得一空曠幾里之地而一粟一米一絲一麻無所與焉是有得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其時守臣急於移劃姑爲因循以待其徐議變通之計而事面之苟艱名實之不相副孰甚於此本府田稅既無上納之例而二

南川西今爲松京之地則獨此上納事涉斑駁勢有
掣碍且計戶曹惠廳分納之數不過數千兩零今以
此依本府賦稅例幷屬本府俾補公用十一二之不
足則此不但爲一營之大幸事面名實俱爲完好以
今經費臣知有司之臣必當持難而在京司所失者
至少在本營所補者甚緊失今不圖漸爲民弊此事
似若不關於民生困瘁而凡百策應皆靠於債錢債
錢受病則民戶受病不擾民先自裕官用始者何處
不然而本營爲尤甚此所謂大得則大益小得則小
益者也粘石屯還分軍布事向依海西道臣陳弊廟

堂稟旨施行而當初本營之設倉置兵遣屯將領之以爲兵食相須將卒相慣之地者古人必已籌之熟矣而今以待變之需散置民倉手下之卒分屬遠邑穀簿之虛實無所與知軍額之有無了不管攝則脫有不虞之患兵與餉便非我有將何以臨急得力雖以諸般事情言之前此聚點例設於屯地而今於罷倉之後仍無聚會之信地其將逢點於本營裹糧遠赴多費日子此實軍弊之可念者而屯民之食其倉耕其土者無所依賴渙散之他乃是必然之勢亦豈非民情之切矜者乎且屯將卽本營將校輪差之窠

也渠輩積年勤苦旣無遷轉之路仕宦露祿一切斷
望故投弓焚矢無所居業則以倉任屯監如干窠視
爲聊賴資生之大關本屯旣罷更無希望舉皆抑鬱
呼訴沓至究其情則誠亦慽矣道臣之說弊雖緣該
邑之一時民情而移付之後亦難保其久而無弊凡
事本無兩便袪弊生弊理勢固然此如有些少難端
則惟當存其舊規略加釐正又或臨時察飭不至别
生奸竇而已如是矯捄不但事情之難便兵餉各分
統攝無所若論事面名實之苟且不相副則比上項
所陳尤有大焉戍命雖下軍制民隱之所關不敢自

隱伏願　殿下留神省察仍令廟堂之臣幷爲商確施行此誠一都之幸也取進止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於病伏殑殑之中忽伏奉冢宰除旨自外召還華啣復侈舊愆未贖新渥遽至撫躬惝怳感愧交幷誠不知不肖之臣何以得此於　聖明之世也臣欲起而膺命乎則廉防至嚴疾恙且痼如有牽之在後不能自由欲入而固辭乎則上而孤拂拭之　聖意下以負殫竭之初心冰炭交戰久猶靡定而尚記昨年夏　聖明曲念臣情地之危蹙用特旨許解本

兵上天之仁自有未言而格爲日雖久尚切感戴之
私兩銓一也曾已體諒旋又復授臣之前後豈應遽
異抑　上明鑑或有遺照向來官箴由臣自速臣當
受而爲罪之不暇而論以事體則聯劄至重以其遣
辭則勘斷甚嚴居留自效慕古人出外之義　宮啣
一肅亶出伸誠之意臣於此自以有斟量者存若其
揚揚班聯貪戀榮祿放倒四維之外臣雖冒沒爲此
貽羞搢紳人謂斯何天官之長爲任自別　朝家之
所遴簡而四方之所想聞也其身不能自守廉隅先
示猖披則其駭物情而累　聖政當如何哉匹夫有

志迷執難回此臣情不可冒出者也至若狗馬賤疾臣於三四年來每有疏上輙復陳列人臣辭官以病爲言者便成例套雖以仁育閔覆之天難望其一一孚格而臣則一疏二疏重言復言者此出於甚不得已苟非然者何苦而將此支離醜穢之狀飾辭欺罔以自陷於不誠之科哉此猶指向時言爾今則年漸衰而症益痼日有加而氣隨下入夏以後宿症倍添頑痰壅滯胸膈煩燥食不過數合夜不眠一更上枯下虛藥路亦艱肌肉消脫精神昏耗不但人之來見者皆以爲憂臣亦不能無自危之心此莫非臣冒寵

已極有此受灾而最是寒熱類瘧之症兼以泄痢見今委頓床席當此暑月閉戶擁衾坐臥須人跬步艱辛萬無時月內復起爲人之望六臟大政必也接人客而廣聞見考政案而察履歷淸濁激揚姑無論聚會精神積費商量然後點檢排擬可無欠闕以此筋力以此貌樣少有失攝則死亡必至束帶赴政何可議到此臣病不可强起者也以情則雖微官末僚當期必伸以病則雖閒司漫職無望自力冢宰是何等重任劇務而委之於必難冒至難强之身一任其瘝曠者決是行不得做不成者也此不但臣之言也卽

同朝之所共知也懇迫之極槩陳如此伏乞　天地父母特垂終始之澤亟許鐫改俾微諒獲遂仍許長暇得以安意調治以尋生路焉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卽　兩朝陶甄中一物耳凡於官職去就人皆以廉隅爲重而臣則曰感激居先人或以遜讓爲節而臣則以趨走爲恭　殿下曷嘗見臣當官莅事有固辭而不居者乎同朝大夫士何嘗聞臣於酬酢書牘之間有苦卹二字隨俗之稱乎此則平素自戒者然也夷險不擇有除輒膺久爲世間持淸議者所

笑罵而臣亦從他然獨於前後銓任之除輒皆費辭
張皇巽牘之上幾成一藁此其故何也天官之職掌
文選考課之政得人與不得人治忽關焉如臣不才
決不可冒當也臣於四歲之中四除是職或一年再
授排衆獨擔若固有之者此亦量分揣義之所不敢
也且臣寡儔無與見聞孤陋而屢居睢盱之場早晚
顛沛理所必至自愛之心人皆有之臣何獨不然也
此三者皆出臣由中切至之悃斷斷無一毫假飾以
占便逸而然也又記今年夏臣敢將情病俱苦之狀
乞解銓職特蒙　天地父母哀憐生成之澤矣會未

幾何有此復叨以情則猶夫前而無異也以病則形殼僅存而根委尚多危惡朝夕起居之班臣子之常禮而間闕者居多此而不能自力他尚何說前此懇誠宜在記諒臣何敢更事拖長自歸煩瀆噫 聖朝任人不欲其偏偏則試之於可稱之人猶懼不叶被之於不肖之身其謂斯何方今羣彥有政事才者不患無人而觀此舉措有若無臣則無可居此者然疎則歲一課而數則歲二課焉臣雖有鑑別品流彈壓浮囂之識與量猶可謂之偏況屢試蔑效萬萬無可據之望者乎伏願 殿下深加省察毋曰此宿趼也

毋曰此承乏也亟賜遞免更求可堪而回授之公器重而微分安公私兩幸之道也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自西鄙用兵方內繹騷將士奏功諸郡漸次收復而賊魁竊據州城宿師幾至半年宸憂方切於宵旰廟堂紆謨日不暇給何幸天威所加衆軍齊作巨魁授首餘悉擒獲祇告 廟社神人歡悅大庭陳賀百官蹈舞于斯之時喑聾跛躄舉皆奔走懽呼而臣方辭職自引鎮日遠召逋慢之罪宜伏誅罰未能

躬詣　殿陛之下聽誕告之詔獻呼嵩之誠有臣如
此生不如死臣之頃疏既緣辭不盡意以致誠未格
天今又政牌踵臨屢遠至此私心悶隘若隕淵谷臣
之不顧煩瀆必欲遞免者自謂有不得已之情勢情
者情有難安之謂也勢是勢所不可之稱也屢試而
蔑效久蹲而不去妨羣賢之路招四方之譏此乃難
安之情也病至於精力竭而肌膚削食飲全却藥餌
無效則此又不可之勢也今世之人每於官職去就
輙娭遭人彈駁身辱名敗然後始稱情勢見聞慣熟
誠僞無别　上之所以體諒者亦以一例爲許施之

節拍殊不念貪戀榮寵進不知止爲莫嚴之廉防蹣跚周行喘汗欲仆更有甚於遭羅士大夫廉節由是而壞喪無餘人人皆知其待人斥逐然後始可辭官世罕完人職由此故臣於五年之間長據銓席屢當大政瘡疣百出醜拙難掩朝廷忠厚姑無大段情外之劾此所謂僥倖之不可長恃者也與其待劾而去曷若觧免於未劾之前耶臣雖無似亦一聖朝陶甄中物耳以廉防言情而不許其去以疾病言勢而不許其去是眞欲使之東西驅策强所不欲待其敗辱之至而黜退之也　君臣之間所願豈如此哉慶

賞之後百官加批宜速舉行而緣臣違傲成命久滯
將未幾何又當京察而顧臣病狀實無時月內更起
供劇之望如不早賜處分或至踰時引日則鈇鉞之
誅臣固甘心瘝曠之弊豈可不念懇乞　聖明省照
此等事理將臣銓任亟行鐫免使公私兩得其便不
勝幸甚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禮君命召在內不俟屨在外不俟駕螻蟻小臣
積犯違慢政命之下已經屢日而　天牌之臨凡幾
遭矣然猶迷不知動無意進身是誠頑可以比木石

冥可以比豚魚而誅罰不加其身召命便成日課分義之悚惶已無可言而事體之屑越豈容如是臣於向日承批之後竊意　聖上雖以重任之遽然遞改有所鄭重而留神熟計終必矜諒於微臣之事情庶幾乎得遂誠願矣柰俟既久又復漠然今若以煩瀆爲懼不更陳列則政日漸迫愆期委屬誠非細故以公以私可謂極狼狽而大可悶矣官貴乎久任責成而如臣蔑敖之材不但愈久而愈無成效而已只增其瘡疣之百出而謗議之四至且一遞之願橫在胸中凡一曹文簿京外課績皆茫然不入於心鞅韋剌

謁一未接見見亦朝聞而夕遺其名如是而强其難
强則題目之出必多顛錯其有累於　聖朝官人之
政者大矣居官怠事之罪當自臣先以警有位而上
下相持尚無止泊此臣之所自傷而亦不能無惑於
朝家之處置也平居語人欲冀其久居榮宦此常情
也俗態也而無論愛臣不愛臣莫不憫其久而勸其
遞是豈無所以而然哉同朝之士見臣而憐之行路
之人指臣而笑之此皆物議所在臣雖欲冒沒復出
其可得乎至於狗馬賤疾月益痼而日益加宿疾未
祛新症倍添實無自力動作之望閔覆仁愛之天屢

聞其疾聲之呼令姑略而不敢長焉伏願 殿下俯
察由中之懇特推體下之仁亟許遞改俾微諒獲遂
仍治臣瀆撓之罪肅朝綱而勵具僚千萬幸甚臣無
任屏營祈祝之至

辭兵曹判書疏

伏以臣方在强壯尚不猶人矧今痼疾纏綿作一籧
篨平素自期者不過是筋力奔走而亦無望其如誠
命也奈何臣於月前屢控必呼之懇得解東銓蓋其
天地曰生之德無異父母惟憂之慈感戴恩造杜門
調治宿病雖至轉劇此心益覺輕安本兵除旨忽下

於千萬夢想之外聞命惝怳實不知措躬之所也臣之病狀　宸聽之所屢達而通朝之所共知也更不敢張皇煩陳而三四年膏肓之疾今至難治咳嗽則經年閱月便成宿症達夜不寐氣息欲絶形貌則日漸柴削見者皆驚長淹床褥有食飲則輒成嘔吐寒熱交攻頭目暈顫神識昏迷如墮煙霧人之姓名舉皆錯遺事之顚末無以領會藥餌終無其路醫人望門却走以臣受恩之蹤豈有永謝周行之念若賴天之靈安意調息漸尋生路則復厠驅使之末在所不辭而以目下言之則誠勉而難强行之不得者也西

銓之重雖不如東銓而事務之繁氄又加甚焉即無論政注一事軍旅之未學者臣何以整頓之財幣之旣竭者臣何以牵補之行步之不能自力而馳馬後先於陪扈之列始旣不量竟致顚仆則此與跳躍朝堂示不衰病者何以異哉百爾思量承膺無路玆敢倩人搆本仰瀆崇嚴伏願　殿下俯垂諒察亟遞臣新授職名俾殘喘獲延重務無曠於公於私幸孰大焉臣於備堂還差又有所萬萬難安者頃日薄罷尙多餘悚而以此危苦之症形日後賓對必難保其又不懸病如此則傷事體而虧分義誠非細故亦望幷

賜鐫改免抵重辜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論全羅兵使徐有鳳事仍辭職疏

伏以臣病在膏肓不堪供此劇務而時值 幸行涓
吉又當直宿焦遑之時姑未敢言私即伏見廟堂草
記下者臣尤有所不得晏然者矣伊川府使徐有鳳
曾任臣之管下見其修擧甚多其後屢典邑閫連登
於繡褒道狀以治最著聞臣嘗欲一番奬用之故今
此兵閫之首擬即臣所擧知不專爲大臣之有所公
薦而然也廟堂請仍實出於灾歲爲民之意而關東
歉邑之勿爲遷移既無著令故其不宜遷移臣果未

及周思不審之責固所自有今使大僚替引而臣無一言則揆以事面此果如何不但此也臣之實病難強即通朝之所共知決不可久於重任而即此亦可知其昏謬憒憒之一端茲敢短章自列略陳實狀伏乞 聖明亟遞臣本兵之任仍治臣不職之罪以警具僚焉

辭正使疏

伏以臣纔添一齒豈謂之已成癃老而積痼之病依舊殗殗每有除命輒煩疾聲之呼雖 聖朝寬大不加罪罰臣心惶隘當復如何慶賀起居之班雖暫進

身而歸輙澌頓不省四到文簿判署之事少或勞神
則坐而酬應瘡疣百出筋力奔走將無以自效不意
兹際忽伏奉謝恩正使之命人臣之義不辭往役苟
使臣有一分可强之勢夷險不擇生死向前卽臣平
日之志顧何敢復事煩澊以爲辭免之計也臣之三
年之病實有源委氣血枯燥形貌柴削眞元漸脫藥
餌爲命少有動作喘汗欲仆此通朝之所共憫而輿
儓之所共知也最是頑痰凝亘一身咳嗽今成宿症
達夜苦叫全然失睡甚則唾血幾絶復蘇者月輒三
四腠理空虛胷膈痞滿一着衣之失宜而皆成感冒

一噉飯之不適而輙發關格遇寒則傷寒遇風則傷
風戶庭之間尚謹出入朝房之赴猶且擔舁今若使
之驅馳原隰跋履山川四五朔經寒經暑二千里冒
風冒露則將有不復還之慮　君命之委之道路不
但臣罪之甚大亦恐爲累於愛欲生之　聖德臣不
敢以一身生死爲憂而已也臣於年前一爲此役常
謂作此行者得病於途中則必無生理今以待符殘
喘强欲作行此是行不得之事如或賴天之靈昔疾
少愈則日後乏人之時臣當聞命卽行而顧今實狀
誠無蠢動之望如以醜穢之屢陳爲懼不思自列則

莫重使事其將狼狽而後已國體苟艱豈有甚於此者哉茲敢仰首鳴呼於閔覆之天伏乞　聖慈亟收臣所授使命俾臣得以安意將攝復尋生路苟臣言一毫出於占便假飾則鈇鉞之誅其甘如薺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戶曹判書疏

伏以度支掌一國戶口錢糧田土之政凡貢賦出納之經金幣轉通之法府藏委積之實物貨貴賤斂散準駁之宜悉以任之蓋君國之道子民爲重故財賦旣均邦本植焉語其職則不過有司而中茲選者宜

求正人古之居此任而稱其職者自有其人矣劉晏
當中外艱食之時浚汴水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
中又以錢穀出入委之士類吏惟書簿牒不得輕出
一言柳約以爲掌邦賦者當以奮厲盡言爲務凡例
外宣索舉皆執奏至今史冊美之至如李緯之鬚髯
但好元齡譏之莫濟之詞科士人魏杞劾之君子論
治雖不以富國爲先而底慎財賦生財有道經傳言
之以是論之謂戶部不與比文學政事者非通論也
當此之時以此之任授不才如臣而不少難慎者
聖上之簡畀朝廷之處置未知得乎否乎顧今諸路

之災荒溢目西鄙之干戈甫息因之饑饉加以師旅不幸當之而郡縣租稅歲以減縮經費不能支一年處財之法即開與節二者而旣不能議開又不能議節籌出則餉糜籌入則民疲雖使智者當之其將無可救之策而客使迎送又是目下之劇務大而宴享贍賮之需細而米麵盤膳排設供億等事迎接都監無不主之假使財用已有措備以臣材具精力萬無堪當之勢臣身之一時勞瘁雖不暇言而念及畢竟之僨敗寧不可悶臣性本疎迂惡煩樂閒一切世務茫不知其措置加以年來病情日痼纔閱簿書前後

怠失少有應接顯覺落下怵畏義分雖不敢長入不
起而顧其實則即一行屍而未冷者耳前辭之未獲
病情如添新除之復降夢想豈到舉行時悪飭教又
下而左右思量承膺無望玆敢略入文字仰瀆　宸
嚴伏乞　聖明諒臣言之非出例飾速賜遞改更擇
材能强幹之臣以畀重任毋使民國受病支勑一事
亦無延拖時日以致狼狽則於公於私幸孰甚焉

辭戶曹判書疏

伏以聖帝明王圖理國家必先擇人底愼財賦周以
冢宰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官給人足謂之善經

今戶口不增財産漸耗邊兵雖已罷歸役費尚多騷擾苟欲均厚薄之征權輕重之制國無匱乏民不流亡雖使劉晏當之其將曰吾無餘策而臣本書生空疎愚闇百無一能而久居度支之長承乏尸素一無猷爲人皆曰舉國無人而然歟抑朝廷視以有司之職而不暇於慎擇歟臣心愧悚已無可言而國計狼狽實非細故也臣於昨冬適値客使到境之時促敎連下推諉無所黽勉冒出因仍蹲據而此豈臣有毫分材力可以堪此重任而然哉臣於頃疏槩言處財之道莫如開與節二者而居之屢朔略窺儲留之多

寡則益覺其茫無涯畔盖本曹歲入錢木之外米穀每患不足米則專以三南恃以爲經用而昨歲三南又皆告饑及其收租所減幾爲常年三分之一嗣後百官軍兵之料祿貢契之受價勢將預爲講究而目今京司諸路在在枵然以臣料度牽補塗抹亦無其路古者三年耕必有一歲之蓄水旱不能爲灾而盜賊不足爲憂下此則所入僅當所出平居猶能自給而卒有事故亦不至於厚斂而空費歉荒聖世之所不免也何代不有而昔則有裕今反不足此其故何哉今夫冗官冗兵雖未能盡汰而關市有征山澤有

禁鹽鐵有榷漢唐以後苛歛之政無不用之而猶且
如此此由中世以降理財無術夫人皆知節用爲愛
民之本而節之之內外輕重則或拘於通變而安於
故或不能任怨而能於斷以致尾閭之洩歲加月增
而民國隨以俱竭　殿下如欲深究此弊而奮發更
張宜得才望信著鍊達時務者及令矯捄然後可以
有爲如臣者雖在昇平富厚之世猶謂之任非其人
矧當歛乏何以辦理臣不但才不猶人病情之沉痼
日甚一日形殼徒存而氣力疲盡居然若癃老之人
臣於年來辭職章牘凡數十上而聯紙累幅重言複

言者皆是言病苦懇令則辭已竭矣醜穢之狀誠不欲拖長更陳而最是精神昏錯看閱文牒首尾不能領會斂散出入擧皆朝聞而夕遺臣所竭力不給者自他人視之殆同委屬以此奄奄貌㨾擔此劇務實是行不得之事由前而言則愚不勝任也由後而言則病難堪事也左右思量蹲冒無路玆敢略入文字仰瀆 宸嚴伏願 殿下俯賜鑑諒亟遞臣職使國事無債殘喘得延公私之幸千萬至祝

辭吏曹判書兼 奎章閣提學疏

伏以臣於一日之內銓啣閣職除旨荐降繼而牙牌

先臨臣之忝叨內閣數十年餘矣曾知故事有不敢
遠越者如故相臣趙瓛以當時人望 先朝之所禮
待非臣所及而一遠閣召至承不敢聞之 嚴敎竟
不得納牌其後諸僚之遠犯受敎者或竄或削永爲
本閣金石之科條臣雖愚昧豈不知此而第念本職
決不可行公則諉以兼啣一謝而束帶入闕非但格
例之所不敢臣於無可引義之職猶且甘犯 兩朝
之著令退俟勘罰則本職去就之非所可論庶幾
聖上之留神默會而自在體諒矣今反勘不當罪而
政牌又出則此是臣之所未敢知也人之於官職出

處雖難盡得其心之所安而若事事不得其安貪戀奔走不存廉恥今年如是明年又如是則是終至老且死而爲負心之人也心之旣負何以事君臣於五六年之間五拜銓職冐行大政殆同歲課未知古有是否而自臣立朝後所未見之事也銓家之一經大政者猶謂之瓜限况五之云乎或曰此人於銓地無情與勢之可論以此爲言不足以動　聖主之聽臣於銓任姑無遭人彈駁身名不至大叚危辱故此之謂無情勢而念臣雖是世祿餘裔家本寒素性且踈拙長處要地非分之所宜亦非材之所堪昨夏除拜

又當政月而屢疏屢遠必遞乃已者莫非我 殿下
天地曲遂之仁而臣亦與心自誓者如此臣之前後
旣無遽異而今復冒出則是臣負臣心也凡有遭罹
而稱情勢者或諉以外至之悠悠而臣則是內省而
有愧者也情之難安勢所不可孰有大於此者乎同
朝之士輿儓之賤愛臣者爲臣悶慮不知臣者指臣
笑罵其所悶慮而笑罵之者雖其愛與不知之有間
而皆非臣之所堪臣之必欲祈免揆以常情不是異
事令若强所不欲策所不能使不得守其初心放倒
四維之外則臣何足言恐有累於 聖朝使以禮養

以廉之政所關非細也顧今大政過限曹務多滯緣
臣迷執引日踰時迄無止泊則鈇鉞之誅固所甘心
而四方聽聞寧不駭惑茲敢不避嚴畏短章自陳伏
願
殿下俯察由中之懇特垂體下之仁亟許遞改
俾微誠獲遂仍治臣瀆擾之罪以肅朝綱千萬幸甚

再疏

伏以臣於見職豈或有一半分覥然冒膺之理哉半
夜禁中跼蹐靡措問啓未徹飭教連降迷不知動惟
金木是俟竟伏承臣子不敢聞之　嚴教神魄震慴
體幾投地於是乎臣分爲重蒼黃肅命顧其心則非

敢以職名自居姑伸目前之義退積腔裏之誠欲冀
聽卑止慈之終有所矜恤耳惟我　殿下使臣以禮
曲察人情雖微官庶僚弗拂其性使皆自立於廉恥
之域而獨於臣廼以無情勢三字誨諭之督迫之夫
情勢云者卽情有所難安勢有所不可之謂也臣以
屢試蔑效之蹤五六年內幾乎年復年獨當大政緣
臣之故仰貽朝著苟且之羞在臣則貪戀沒恥終爲
自負其心之人又將妨羣賢之路招四方之譏公而
有偏任之歎私則有爽守之媿臣將何辭以謝人
殿下亦何所取於負心如臣者哉臣之區區株守職

此之謂內省之疚甚於外至之彈若論情勢宜無踰臣故愚迷之見以此爲微諒以此爲鐵限必欲爲四維中一物臣情到此良亦慽矣臣方惶蹙求死不得而前夜所被之口敎卽人臣之不忍頃刻承聞者也噫臣是螻蟻之賤也而由臣去就以致大聖人辭令之萬萬過中靜究厥故添一死罪徘徊戰恐持此安歸京察促行飭音雖下而自晝已遞溝瀆靡變加以昌雨歸文貞疾危苦委席欲絕萬無時日內蠢動之望而此猶屬漫聲緩辭有不敢張皇呼籲伏枕宛轉惟願遄被鈇鉞之威以卒天地生成之澤而已

惟聖明哀之憐之臣無任涕泣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於日昨冒死申籲仰冀聽卑仁覆之終有所矜諒及承批旨牖迷之訓慈父之於癡子也匪怒之教嚴師之於愚弟也如窮人無歸而獲蒙收還之恩教信當如四時則預有體諒之明命臣雖頑如木石全無變動奉此王言寧不感涕嘗聞義有所甚迫者情有時反輕而若或病至於難强則理必無抑行辭意雖已窮竭疾痛在所必呼父母至慈此而不諒天地大德何望曲庇臣之三年之病月加而歲增

醫人之所却步同朝之所共憫而當此溽暑一倍殑
殑又於頃夜冒雨歸次唾血幾至升餘精神仍又昏
塞達夜咳喘氣息欲絶飭教連下促行大政病裏聞
此每添一症雖欲勉强而不可得也進而承命退而
有俟亦或爲一義亦或爲道理而其柰二竪壓身不
得自由若待調治則又非從近可期之事惟願遄被
鈇鉞之誅以少贖逋慢之罪而已玆敢倩人搆疏仰
首哀號伏乞　聖慈俯垂鑑諒亟遞臣職回授可堪
仍令有司議臣當勘之律以勵臣分千萬幸甚臣無
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以無所似之賤荷不世遇之恩絲毫未能圖報每歲六臘輙以銓任去就仰以煩九重之酬應俯以招四方之譏議汔汔六七年之間便成課程臣固自歎其支離難却而人亦不以得官爲賀反以爲慰噫此曷故焉臣於前後辭銓之疏備陳人器之不稱無以當激揚之任又以每年每政之獨自擔着爲近世所罕有之事呼籲不已簡牘積於公車竊想聖聰其或記有而至若夏政時上下相持至今追惟餘懍尚存臣於伊時副悉冒出夫豈樂爲也哉不敢

承聞之教趁卽收還卽當體諒之命奉如四時意謂
聖上曲賫軫恤必不更爲驅策於迫隘之境臣亦以
銓地一步爲終身永謝之地矣會未三四箇月又有
此除臣誠惝怳悚惕莫省所措也臣於前疏旣以臣
負臣心質言於 君父之前則到今去就鐵限在前
天點雖或誤下肇褫知在不日臣固當惟是顒俟而
縛者之求解纍人之望赦勢之所急聲不可緩也貞
疾之歲漸沉痼卽通朝之所共知而當此寒節症形
一倍危重萬無出而供劇之望然而比之上所陳列
猶屬第二此姑略而不敢長焉伏乞 聖慈念重任

之不宜虛糜諒至懇之未可終拂亟允所辭回授可
堪俾微諒獲遂仍治臣瀆撓之罪以肅朝綱焉臣無
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宣惠廳提調疏

伏以臣學蔑而才凡其於當世之需用自知其百不
猶人而偏荷　兩聖朝特達之遇世所稱淸要華膴
歷敭殆遍至今遲暮之年汔不知止緬懷古人知足
之風益恐踈才受恩之多言出衷情亮非例飾臣於
日前祇肅樞啣竊庶幾優游閒地調此殘軀曾未移
晷又忽有惠局除命國計私計其將兩失而後已實

未知此時此任何以謬及於賤臣也臣曾任度支自惟理財尤非所長而勉飭之下副亟一出於焉十箇月尸素了無一半事自効費精勞神宿病徒致添劇揣分量力繁務無望重理惠堂名雖提舉兼職其爲一國之關重實非他司之比論况又近年以來收租漸縮所入不能當所出外邑奉法亦不如古民以惟正之供視同橫歛官以姑息之政任其拒納如此而損如彼而減該廳事勢隨以無支調之道苟非材能强幹之人擔當時務均厚薄之征權輕重之制則莫可收拾而反使聾瞽者責其視聽欲其架漏之僅得

宰補任人如此安有可爲之時乎冢宰之制國用丞相之調軍食此可見聖帝明王愼賦生財之道必以得人爲先者也又不但人與職之不相近似病情之沉痼新年不如舊歲常時貌樣殆同癃老而最是精神昏錯看閱文簿首尾不能領會歛散出入舉皆朝聞而夕遺臣所竭力不給者自他人視之無異委屬以此病擔此務實是行不得之事茲敢略入文字仰瀆宸嚴伏願殿下俯賜鑑諒亟遞臣惠廳提調之任毋使民國受弊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乞暇疏

伏以惟我　先大王御製印役告訖日吉辰良進書
禮成一札十行宛如昨日之承聆二典三謨將爲萬
世之法則　聖心切見牆之慕羣情慰抱弓之思未
死賤臣莫遂蓐蟻之誠罔功重賞至受錫馬之典俯
仰今昔愴愧交并臣適有區區切至之懇敢此仰陳
臣之先臣延謚令旣擇日該曹纔已啓下矣祠版方
在祀孫麟耉綾州任所　敎旨行將祇受於官次節
壹惠而易名得自　先朝歷屢年而迎誥若待今日
感結幽明榮動闔門臣之情理自當躬往侈告　上
賜之恩榮以伸人子之誠禮而職事所縻未敢擅行

玆敢略具文字仰瀆黈纊之下伏乞　聖明特許由
暇俾令往來千萬至祝臣之所帶惠局兼任自是財
賦重務人與職不稱之實罄盡於前日疏辭厚薄之
征臣欲均之而才能素乏矣輕重之制臣欲權之而
力量不及矣一事半事無以自效國計私計其將俱
失自知者明人亦譏笑而重以衰病日痼形殼僅存
簿書看閱未免前錯而後誤財穀斂散率皆朝聞而
夕遺一切聽務茫不知其措處而又計往還之間將
致近一朔瘝曠國體之苟艱臣心之悚悶當復如何
亦願亟賜遞改回授可堪以便公私焉臣無任屛營

祈懇之至

辭議政府左參贊兼判義禁疏

伏以臣於請暇歸路伏奉除旨以臣爲左參贊判義禁者事當入城即日踼蹶出肅而臣於政府與左議政臣韓用龜有妻三寸叔相避之嫌其在公格在下當遞至於金吾之任前旣屢叨輒膺命未嘗爲辭遜規避之計而昨年因一下屬爭鬨至有廟堂行查之擧而草記中辭語至今思之不勝愧恧微事上煩酬應對章轉成葛藤不能束下之失臣固有之居官不職未有大於此者以此情踪冒沒復叨臣雖不足

言其於　聖朝禮使之義果何如也在臣自處之道
無恠其必欲一伸此不待臣之畢辭而　聖明必有
所照燭而處之者矣且與　宮御法不得兼帶以此
以彼自在應遞還次有日而拘於實兼之無以昌肅
茲敢仰首先籲於反面之前伏望　聖慈一以察公
格之難冒一以諒私義之難安并許遞免千萬至祝

辭崇祿疏

伏以　列聖御製合附本續印於全書告成之後臣
亦幸得與賜焉雲章爛然龍光燭天正冠肅容而後
敢讀之噫此龍圖寶文之所宜有也而今乃得藏於

私室宋臣蘇軾所謂抱烏號之弓保曲阜之履不若
傳此書考追蠡而傳昌歜不若究觀其所用之意者
政爲臣今日道也忽於此際得伏見別單下者校印
諸臣皆蒙恩賞而臣名混入於加資之中臣誠惝怳
悚恧不知措躬之所也臣於今番之役職忝內閣義
重終事殫誠竭忠乃分之宜而無奈臣痼疾嬰身神
識昏瞀兩載考校之役漫無效力五日仕進之期亦
多間闕只於進書之班隨諸僚拜跪而已罪固有之
賞豈云乎哉况全書與合附本書名雖殊其局則一
也錫馬之典未幾晉秩之賞又下四方聽聞若或因

此而議　聖朝爵秩之濫則此豈細故也書稱懋賞而必曰試功以明故乃言可績而罔功不奏車服之旌不見其泰者有之嚬笑之微在所當愛者有之明主御國不致愼於此則顧何以勵世磨鈍也哉伏願　殿下諒臣悃愊特收成命俾恩典重而微分安焉

論諸路漕稅失期仍辭惠局兼任疏

伏以臣歷觀前史必先擇掌財賦之人或稱得廉士以任之或稱用正人以處之掄揀之重不下於文學政事盖賦稅者謂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仰

以供　宗廟　社稷之祀　上躬奉養百官祿食軍馬徒隷之役與不時賜予之需也其事至繁其責至重苟非清足以律己才足以辦事智足以周知物情威足以彈壓郡縣者莫宜居之嗚呼此何等時也饑饉癘疫積尸如山京外蓄積在在枵然謂之無一包之穀一疋之布殆非過語也而以臣之病痼以臣之庸疎使之久掌財賦之任欲責成效者　聖朝綜核之政誠不料若是之過誤聾瞽之辨聲色僬僥之負千匀決知其不可强也　國家自七八年以來連値無前之大歉舊蓄已罄新入漸縮至於昨今兩歲自

度支所用勢如弩末竿頭而臣所管惠局以一年之
入計一年之出則收租少欠將近五萬石之多臣於
向日　筵稟後自明年新捧以前貢價皆以錢代米
分數磨鍊預先出給此實出於深軫貢民難支之弊
欲其有一分紓力之道也諸道漕稅以今凶荒雖未
能如期盡輸於京倉竊意捧載裝發皆有不易之定
限設使隨捧隨發鱗次徐到一朔僅得七八千石則
庶可爲一朔之用臣之所待不可謂太侈而妄自以
爲如此則亦可苟且塗抹支過一歲今則夏序過半
一船不至至於錢木亦全數不來前月貢米旣不得

出給若待今朔而又無到倉并與米錢而亦將闕等
貢人軍兵失哺可矜之狀猶屬第二等需 上供之
未及授價督責進排不但事體之苟艱亦係行不得
之政而因此而都下市直日漸翔貴民心嗷嗷莫可
底定豈外邑民情之困乏今至無奈何耶抑守宰奉
法漸不如前干譽之政多歸公納而甚則吏鄉之乘
時射利無所不至耶抑如臣者淟涊居職誠力不能
孚感於人而威望不足警憚列邑而然耶以言乎民
情則事目給灾之後道臣請之又請加劃至多此猶
不足以其尤甚待秋寬限則 朝家之惠澤至矣盡

矣然猶玩愒不以惟正之供視爲應納之物者寧有是理以言乎守宰則雖有尤無良之人國綱不至盡頽凡上所云臣未敢必信也此專由於臣之無似不能事事　筵奏行會者守令差員漠若不聞前後關飭則閱月經時少無實效京廳經用之破敗罄竭至於此極昔平原君家不肯出田稅田部吏捕治平原用事者九人韋澳爲京兆判官凡權貴不輸官賦者幷逮繫之賦稅之法至嚴且重公子貴人以法從事不稍饒貸而今則遐鄉下土之富豪頑民猶且角勝朝令視爲常事公稅輸納恥居人先守土之吏督運

之官撫摩太過病在姑息而畢竟罰無所加恩則歸已故轉相傚效無復顧憚近日生靈之倒懸歉荒之慘酷臣雖愚迷亦豈不念而大抵此事不專在於民窮之故歲歉之罪也言之及此寧不寒心且臣疾病沉痼之狀　聖明之所俯燭而通朝之所共知顏貌非復昔日精神不及凡人居常奄奄卽是床笫上一物耳理宜乞得長暇安意調治而適值艱虞之會身縻重任竊恐言私之懇或歸避事之科因仍蹲冒拖至許久而今則病狀日篤聽勢日亟決非魯材綿力視作養病坊之時且念目下理財之術雖未易言苟

求踰於臣者不患無人臣若嚴畏遲徊終不言去則臣身狼狽猶屬細故一日在職有一日之憂二日在職有二日之弊債誤之害竟歸於公則臣雖萬被誅罰不可追矣百爾思量計不獲已玆敢仰首祈懇於天地父母之前伏願　殿下念重務之不宜虛縻諒至懇之未可終拂特許遞免回授可堪之人仍命攸司議臣僨事之罪以昭法紀公私不勝幸甚

金陵集卷之十目錄

書

尺牘集

上金叅判用謙
答趙國珍鎮球
答成士執大中〇四
答金國器載璉〇二
與沈穉教象奎〇三
答俞通判漢雋
上黃大學士景源
答李而習學彬
與韓士善元履
與南丞士樹播秀

金陵集卷之十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書

答朴山如南壽書

公轍頓首復書于山如足下惠書讀之屢遍其辭簡而其旨古非今人語也然何其譽人之過當也僕空踈無庸之人人不比數獨足下見取甚厚豈君子好譽之意歟抑欲引而進之歟僕嘗與當世賢豪者多相識意其從游而私好之者以吾名過聞於足下也不敢當不敢當僕聞足下名久矣又因知舊得其所

爲歌詩數篇而讀之私自以爲某少孤而能力學自立如是者在於其人之賢也直欲立與爲友而未之得也及見足下於太學也靚然其貌溫然其色望之昂昂而與之語愷悌君子也雖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慕與之爲友而樂與之爲善况如僕者耶僕早孤家貧宜自力應舉業以從祿仕養親然性素偏僻自幼讀古人書講求其立言之㫖間有摸倣而爲之者然鄙且陋不見其可畏故世俗莫不非笑之也足下才高而識多如其從事於彼則可以取榮譽於一時而獨屈首自甘於世俗所不好之事而不自知悔人得

如僕者亦皆愛好之不已愧汗愧汗不宣

與元生浩書

公轍白先輩自成都過聞僕名具僕馬行千里抵京師以其所爲文爲贄介而請於門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升自西階而上峩冠闊袖容貌甚偉及入吾室而揖相坐與之語讀其文充然有志乎詩書禮樂之間者也儀禮士相見禮贄用雉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如是者三主人曰某也固

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又如是者三主人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古之人於賓主相見之際其辭讓之禮拜跪之節殷懃篤至故禮尚往來而不失其度也僕不習於禮然先輩之見禮於僕如此其厚也而僕不敢執主人之禮以見賓客恐懼不敏得罪於先王之制也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非報也永以爲好也先輩不以僕之無禮而故厚答之欲長結爲好而不忘歟非其所施而施之君子不由也然以僕

之無似而得此於先輩則豈不可幸也兹書所著文若干篇爲質以寓古人贈答之義焉不宣

與權景好祺書

公轍頓首景好足下日前蒙辱賜枉以字筌編修有所酬酢竊見足下之意欣然有相助而成者甚幸甚幸字學於儒者雖爲末藝然其用甚大不可忽也盖自庖犧氏始畫八卦以來蒼頡見鳥獸遞迒之迹而遂制文字以代結繩其後於孔壁中得蝌蚪古文尚書又於郡國山川往往得鼎彝古銘自是經籍鬱興文章遂彬彬焉周禮司徒職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

之六書一曰象形二曰會意三曰轉注四曰處事五
曰假借六曰諧聲比類合誼形聲相益謂之字字者
言孳乳而浸多也故天地鬼神郊祀賓客會同政紀
王制軍旅因是而行無不畢舉古之聖人所以重文
字有以也陵夷至戰國之時諸侯專政惡禮樂之害
己而思去其典籍也故言語異聲文字殊體及秦皇
帝用李斯之言焚詩書坑儒生大發隸卒興役戍官
獄訟漸繁而隸書初行學士大夫以至老且死而不
得見篆籀之形古文之亡由是始矣漢孝宣時始命
諸儒修蒼頡之法光武時馬援上書言文字事和帝

時太尉許慎據五經作說文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
然隸書之行久矣天下紛然以行草飛白爲工習而
世俗莫之好也至唐大曆中李陽冰工大篆名天下
宋興以後詔銀青光祿大夫徐鉉校正許慎說文
皇明有天下 太祖高皇帝命翰林編修宋濂修洪
武正韻而其他遼金元淸之際學者雜出代各有書
至於今世所行字典正字通韻略諸書或失之繁或
專其略好奇而固於古者有之隨時而溺於俗者有
之師心而背於經者有之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
肆意增改莫之歸正大抵文字之不明秦氏之罪而

及其末流諸儒亂之也且朝鮮僻在海隅去上古幾千年距中國幾萬里又其習俗不喜文字紛殽錯雜固陋已甚士終身讀書而不知其始有文字而爲是書也俗儒之所致力莫過於舉業而試于禮部書卷任自已意增損點畫惟視體樣之敏妙以爲工而有司亦莫能辨其僞而黜之也一有從事於此者莫不羣聚而譏笑指爲無益而迂闊則字學之難言也甚矣僕竊嘗憂之慨然思欲以正之也顧聞見不廣取舍未明恐書出而爲後世博雅君子所笑且三代以後字學不一再變而諸家之紛亂又如此今欲遵古

而不易則不可行於今欲從俗而不反則恐有遠於古人之旨然與其遠古而取悅於當世無寧行古之道以俟百世之知者也古人有言曰可與知者道惟足下可與爲謀以相潤色之然後爲完書矣孔子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盖嘆之也願足下留意焉不宣

與戒校理 大中 論文章書

公轍頓首秘閣校理足下日者敎示文藁曰願有以求益顧愚昧何以有復也文章與世道相經緯未易論也古之聖人非有意於文而惡於傳道以敎後世

故不得已而有著述又其著述自然有粹美光輝爲
經爲傳而已非喜文辭而爲之也故詩之爲教書之
爲法易之爲變皆假之文章以傳其道而已詩之所
載不過山川人物草木鳥獸男女昏姻郊廟祭祀而
止已書之所載不過都俞吁咈賞罰任使親九族平
百姓齊律度謹權衡而止已易之所載不過陰陽剛
柔吉凶悔吝君子小人之消長而止已此孔子所以
刪詩書演周易之本意也周衰聖人沒微言絶詩書
易之道幾熄接乎戰國浮屠老子九流百家詭異之
說作文與道始分而爲二秦又烈之以火斯文之禍

極矣至漢唐宋明之世道自道文章自文章終莫合之千有餘年世不復有詩書易矣士之生於今世徒欲以陳腐末學矯捄其弊以仰及於詩書易者難矣然士不學道則已如欲學道必學聖人而爲文世無聖人矣至於詩書易之爲道者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爲高遠不足爲而務尚奇僻以爲文者皆道之罪人也有能爲文章而從事乎詩書易則庶乎至矣足下嘗喜與僕談文章茲有云云不宣

擬上宰相書

公轍再拜上書于宰相閤下天之與聖人至矣既畀

之以非常之治則必降之以非常之災使應其變而其能益著觀於堯與湯之治水旱可知也竊稽書稱堯之爲君曰格于上下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稱湯之爲君曰奉若天命以承上下神祇其見于道德著于事業如此宜無水旱之爲災然而水至於懷洎山陵旱至於野無青草民生入於焚溺之禍者久矣非堯與湯無以弭其災非當時之水旱雖堯湯無以成功而使其臣下果皆昏謬庸暗則亦無以贊襄帝業以此知舜伯禹伊尹仲虺與有力焉方今水旱之爲災天意亦可知也　聖上自卽位以來

畏天愛人之德卓越前古閤下以鴻猷遠謨入居相
位而天變適至此正君臣上下成功之會也日者
聖上降哀痛之旨責廟堂條陳其事內自公卿臺諫
外至監司守令莫不恐懼奔走應旨論事簡牘積於
公車簿牒走於道路皆以天災爲言然而京師八路
之饑饉自如昨年湖嶺被水害往往渰浸城邑破壞
屋市人畜死者不可勝數關西海西諸路率皆被旱
禾苗枯損田野焚爇而民猶不言凶年者承屢年登
熟又未知來歲豐歉故其害不至甚大及春旱氣太
甚六月大水至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道路隔絕

或云陂田衝溢或云河口决千百步或云水頭高三四丈至若關北一路前年不知水旱者今爲大水所没人家漂流墳塜浸注老弱號呼棺槨浮出使生者不得安其室死者不得安其藏大抵往年今年不旱則水遠方近畿無不被害自古災異常患不達於朝廷今則朝廷知之其所以爲救民之計無所不至民則曰凶年凶年如故者何也盖未得其術焉竊嘗論之生民之業京師以錢八路以穀今之議者有言鑄錢者有言轉運者有言遣御史賑恤者有言令倉庫發賣者然於法皆不便言鑄錢者曰方今錢荒有甚

於穀令禁衛諸營聚銅鑄錢至十餘萬緡錢衆則京師足食言轉運者曰八路均被水害而其中有尤甚者有不甚者令諸道擇其州郡各差官一人計程途遠近水路以船陸路給以牛馬轉相移粟如此則東南之饑可息言遣御史賑恤者曰將欲救民之死亡莫如賑恤賑恤不能遍及八路八路計其州郡之尤饑者州郡計其戸戸之尤饑者以賑之朝廷别遣御史按視其能否又勸富民私自出財以補不足考出財多寡以施褒賞爲救急之良策言令倉庫發賣者曰今國家所儲可支一二年而民之飢乏日甚一日

宜令京兆就帳籍計鰥寡孤獨及士大夫子弟之無祿仕乎民之不入吏胥貢市者與焉入錢視穀之十一貴買而賤賣令八路皆倣京師之法倉庫之穀出而民不饑矣鑄錢度工役甚鉅動費時月以今之勢不可待此設令待時月以鑄錢旣鑄之後不可遍與民人則勢將封入官庫京師何所賴乎乘此之時姦民易爲剽掠竊發之計始之以饑饉終之以盜賊非計也轉運自古有之孟子所謂河内凶則移其粟於河東者是也然而今則不可若使東南饑而西北不饑則宜用此法至於四方告饑雖其中有甚者有不

甚者民一也何能取舍此不達彼此利害之論也遣
御史賑恤此仁政也不可廢者也民之於賑恤必其
萬無一生而後與焉且近年以來按法者於賑恤每
以減省爲能事吏又因緣作奸虛實相混取捨易眩
方其始賑也雖生活一二民命及其賑畢而民復饑
如故此不過救一時之急爾令倉庫發賣尤有所掣
肘者夫至愚者民也與之以瓦礫之賤而不售其直
則感激者固有之矣以萬斛易一金則必紛然而怒
何者徒欲爲利而不知輕重也是國家有散穀之名
而百姓有納錢之怨且方今所患者錢貴而又令倉

庫從事於賣買則京師八路不見一錢柰何行之乎凡此數者豈無一二可用之策而其弊如此此所謂於法皆不便者也今天之降災如此京師八路之饑饉如此議者言法之不便又如此計安所出乎今有一事焉於國家若有所損而實有所益於百姓若不爲德而實賴其惠雖閤下聽之初若難愼而反復計慮不可不施之者莫如京師之錢散而八路之穀散然後民可以更蘓國家自　祖宗以來内自行儉省冗節費外無四夷邊境之患錢穀之所出入專在凶年今夫度支内需司及各營衙門所儲計不下支四

五年諸路州鎮郡縣視地大小各有等差而計亦與諸司不相下錢則放債穀則分糴錢以取子息穀以取耗皆用什一之法然而京師之錢不可以盡散諸路之穀亦不可以遍及若貧富相雜而虛實不均則亦欠朝廷綜核之政須宜計留儲置以備經費與不虞之需令有司抄戸口而從事如此則出錢穀少而民可蒙惠澤向時京師戸不過四萬八千男女人口十二萬九千三百就其中抄至貧無衣食者可得萬戸三萬餘人口出錢十萬緡放債入路抄戸與人口一倣京師而穀與錢不同準度支詳定折價米十萬

斛取錢三十萬緡糴一百斛取錢一百緡許儐與糴期以明年盡償明年凶則期以二年二年凶則又期以三年三年必有一豐待其豐年而後償報則民無愁苦難辦之患而有司無督迫少恩之譏法之易行而兩便者莫如此也今以京師錢十萬緡散民之萬戶萬戶之中計人口必倍蓰然則一戶各得十緡一人各得三四緡而諸路之抄戶口分糴亦如此數比如九牛之一毛河海之滴溜若不足爲民實惠然大抵京師八路之錢穀散則民用自足民用自足則不但貧者可得生路富者亦皆興利而安業此所謂若

不爲德而實賴其惠者也出度支內需司各營衙門
暨州鎭郡縣之錢穀令倉庫得一二年空虛於計甚
踈而錢得子息幾許穀得耗幾許此所謂若有所損
而實有所益者也曰鑄錢曰轉運曰賑恤曰賣買此
四者於法雖不便而若先行放債與分糴而兼施之
則均之爲惠於民一也亦不無可取者也伏願閤下
念天降災之如此憫　聖明獨勞於上而自任以舜
伯禹伊尹仲虺之事以應其變以著其能則國家幸
甚此非公轍之論也達於時務而明於利害者皆言
之敢以聞惟閤下陳白而施行焉不備

與李元履書 顯綏

公轍頓首僕與足下游久矣有善則喜有過則憂雖事之甚小而其或不至於學者亦皆告之然則僕之所以期待足下者豈不欲居今學古爲博雅之君子歟向見足下所賜僕書一通怪其多舛於字學以謂一時漫戲行草適然爾其後閱家藏舊篋得足下所書石鼓文及杜甫詩若干篇而無非與字學相謬訛或毋毋相混亻彳相雜或從土爲士或從阜爲邑若庸庸無識者之爲此見於說文耶是見於字典耶豈足下眞不知字學耶將以爲無用而不爲也所貴乎

士者不但有其學問文章也至小藝末事而皆有學也況書聖人所以示天下同文也故周禮保氏養國子以書自篆籀而爲八分自八分而爲楷書自楷書而爲草行所由來皆有法矣今足下之書旣不師乎古人又不足以爲天下法恣意爲之而莫之知怪不其過歟古之始制文字者上觀天文下察人事而爲之字之有點畫曲直譬如人之有耳目一差則非人矣今有目在耳下耳在目上而曰是足以視聽而欲同於人人將駭然指笑以爲病足下之書何異於此乎若足下以謂士當學聖人爲學問文章雖不能於

字學無所不可人人皆如此則天下遂無字學矣足下才高而學博超然獨出於人而至於字學猶有待人之言而勉者敢以告不宣

與金國器載璉論文書

公轍頓首復國器足下日前因翕九生寄示西游集若干篇曰某之詩將祖杜甫而伯仲陳陸自成一家之言某於詩不畏子於文畏子子之文不離於道且倡起古學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功甚鉅爲我序之仍願聞文章之道僕寧有所存爲足下云云耶古今言文者至矣勦而說之爲駢拇爲贅言也故僕未嘗言

然苟足下求問之勤姑觕言之文章以氣爲主法次之何謂氣氣在六經必先讀六經以窺其理道之淵藪涵泳渟蓄充實光輝以養吾氣以達吾氣然後發之於文文不期氣而自氣六經正氣也老莊韓非田駢鄒衍列禦寇諸子雖有氣而皆邪氣也西漢唐宋以來得氣之正者絶罕僅有司馬遷以天縱之才游天下名山大川又至齊魯得聞聖賢絃誦揖讓之遺風得其潔韓愈傳孟子之學於千載之後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得其醇歐陽脩著禮樂仁義之實以達於孔氏得其雅蘇軾以豪邁拔俗之姿清剛不撓之節

及其晚節崎嶇嶺表文采風槩有足高天下得其奇曰潔曰醇曰雅曰奇皆謂之氣此皆學六經而蘄弗畔正至於明王李諸人號稱大家而不能深知六經之根柢所在徑相剽販於西京大曆之間妄分畦畛刲馬遷班固而得其膚掠青蓮少陵而得其皮海內靡然趨之於是徐袁牧齋輩出而詆其後曰贋古文思欲捄之而顧六經之本旨難闚徒欲其形模字句之變置識者又從而譏之曰演小說贋古文故其氣虛演小說故其氣粗惟遜志荆川震川之文門路頗醇能得不傳之學而於向四公地位相距遠甚氣雖

近正而正覺洮洮易盡譬之於人貌有神言有味笑有態聲有韻步有趣是豈飾之使然哉皆由於中氣之所發爾貌無神言無味笑無態聲無韻步無趣形殼徒存而一泥塑而已矣文章亦類此氣無大小而各具其形惟擇之有正不正爾故曰在養吾氣達吾氣何謂法篇有篇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序記有序記法碑誌有碑誌法章疏策論有章疏策論法書牘題跋有書牘題跋法法相師而不相襲序記主醇雅齊整碑誌務摹寫風神鋪敘簡而該章疏策論導情欲婉而切述事欲明而覈其或川橫馳驁變化百出

而各至工力之所及尺牘題跋清新奇絶纖細斷續時有爛草戲作各極其妙今人作文患不知法以史漢之筆力移之於尺牘題跋而失之矣以明清之小品效之於王公之碑誌而失之矣韓柳之序記歐王之碑誌三蘇之章疏策論自有所長而各得其體吾旣幸而生於諸公之後聚古今文集博觀細究其大小鉅纖之異與彼此巧拙之所以然然後向所謂字與句與篇各以我之權衡尺度裁剪其輕重則才有長短體有優劣勢也而言道爲經言治爲史言文詞爲子爲集者庶幾得之矣嘗怪人學書喜二王者爲

題額大字臨蘭亭洛神諸帖而廣之非蘭亭洛神矣喜顏柳者爲畫識書品倣家廟玄秘諸碑而小之非家廟玄秘矣若使二王顏柳當之必不泥於一法學文如學書在其人通變之如何故曰法相師而不相襲僕知之如此而不能有得於中矣僕少踵先人緒業始學爲古文以爲文非氣不立有氣而無法則陋遂取詩書易繫戴禮諸書讀之有年雖未能盡究原本之極微而胸中覺汩汩然來矣乃更泛瀾子史百家取其才力所近莫若太史公歐陽子書至忘寢食而求之坐而念行而唫以求其著作之旨又井井森

列於前矣始書之於編人不以爲好則尤自喜甚僕之於文苦心至誠如此豈欲以此取名譽於一時哉本朝四百年來人物制作可謂盛矣而文章終有媿於古僅有先達三四大家能自表見於世而今又寥寥矣竊恐此學遂亡思即一出而起之然古來作家俱在僕豈有深造獨見能闡理道藴奥且好爲新語異論蘄勝先輩不但文竟未至於心術有害此皆非也只欲修補殘經循襲餘矩以存絶學於世而已其勢如一髮千匀終無續理而韓子所謂由愈而粗傳則雖滅死萬萬無恨者也文之衰莫如今時中間非

無魁奇有志之士而一切爲俗學所羈其劣者對偶黃白以資功令其黠者剽竊稗官小說取悅耳目上之取宋儒語錄之文掇拾其莤魄飣餖以爲粢醴此由於氣之不盛而文遂無法卽亡論不能傳傳亦速朽僕欲去此三病而爲文以達於古才本蹇劣又無與共成之者足下其能倡率而與起之耶今夫廻狂瀾而注之河者一人操斧而起則誠難矣已而得十人而鑿之又得千百人而疏之人愈多而力愈專則功可十五六成以不多之人持不專之力爲之旣決之餘不亦迂哉此事卒卒未易竟談聊以氣與法爲

說見僕所素蓄者大要如此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不宣

與沈釋教象奎書

公轍頓首釋教進士足下日昨辱示文藁又蒙賜書一通託意勤摯自釋教纍然居倚廬而僕又仕宦倥傯不能數與過從然時獨以文字往復未嘗以久不見釋教爲恨也釋教之文僕覽之詳矣大略皆出於釋教之言而卒之於道此難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學者之言必曰文者載道之器道非有大小高下也人人各具其道道之傳則必待於辭辭至於達而文

章之道盡矣然古今異道其辭未嘗相同同則非文也稺教知文章之始乎文章不始於書乎虞典夏謨之灝灝噩噩變而爲殷盤周誥之佶屈聱牙則作者之意亦可知矣僕自十六學古文始也覽三代兩漢之書自以學之則可至矣既而十餘年之間文章未成而閱歷人事時變之稍久然後悅然而覺矣人有問於僕曰當學古之文乎應之曰子非古之人柰何學古之文乎何爲變前之見乎曰僕有知之者矣子知今之人非堯舜周孔乎職方山川非禹貢周官乎衣服器皿非山龍絺繡簠簋宗彝乎今之所見聞皆

非古之物事而文則强爲之是何異於猿狙衣冠之爲人醜子施粉之爲西施乎既以此語人又不知穉教嘗孜孜學古爲文詞以僕所論爲何如今穉教之文何其與吾心合也世之人殊不知文章卽道道則與時相推移故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皆變之極者也夏殷周相去之近視今之時相去之遠不過如頃刻爾其曰忠曰質曰文聖人之損益時使之然也文章亦如此僕與穉教居乎今之世學文當求用於今之世然則不可不以今之道行今之言以備當時之物事而已若嘐嘐然古之人古之人務高遠而鮮事

實使後之人讀其文不足以知其人論其世所謂文與道爲二者此也自古好學莫如楊雄其作太玄擬周易作法言擬論語自言後世有知之者然而至今千百年世未有子雲也夫好古而忽今貴遠而賤近學者之病也又安知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古也凡僕所論皆陳言卑語如釋教博覧多聞者不足爲道也然僕特愛釋教之文又喜議論十同一二故聊發平日所蘊如此釋教見之何如也想以爲然也不宣

與姜生師伯論醫藥書

公轍頓首昨送人馬虛還可想足下遐棄僕也足下

儒者不欲以醫自名其志所存僕知之矣然世之恥醫醫者之病也獨不知制醫藥以濟其死者非聖人乎僕淸羸多病念忽忽不能自立從事於醫藥頗久在京師日問醫求養生益壽之藥及來南邑水土異宜兼以職事水陸行東南千餘里飲瘴氣觸寒熱久而苦唾血如肺此足下所嘗憂憫者也嚮足下謂僕不可不及時服藥以治而殊不肯察脉投劑以見其術此何也豈足下不習於術者乎將以恥醫者也僕竊爲不取之蓋自神農氏嘗百草以後軒岐俞扁之方不見於經儒者以是疑聖人不汲汲於醫藥然亦

未嘗廢之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歲終則稽其醫事聖人未嘗不重醫藥而惟其知命
故經特不詳言之爾世之學醫者何所恥乎僕自得
病來思與足下數數游而旣不可得見邑人喜種人
蔘土地産竹箭取其瀝可以療病此自在京師恒恐
難致今幸來此而但不知與病適宜願足下恥其術
而秘其方恐非仁者之心也且醫人如醫國觀古今
以來國家將亡賢人君子內斥姦邪外攘夷狄扶持
其脉而立其筋骨者其道亦大矣今日造足下之門
而問者其人必多賢人君子抱醫國之術者也足下

不得位於朝以盡其術然獨不能醫其人而使醫國乎如僕固不得與云而欲使足下之術將以及於天下國家也毋罪毋罪

答李生錫梓書

公轍頓首僕自瑯琊來困於秋暑又行裝悤遽未獲更奉敍別然諷詠贐章不但寬送贈之懷在道路十日每遇山水亭閣思至則出而讀之亦足以暢覊旅之愁爲賜多矣還京師未周歲得蒙尙書毋辱非意到情至何能爲區區拙語未足稱謝足下翩翩然世所稱才士也如試禮部詩文及曹操論數篇有足以

追古作者門路僕之所畏者也今示歷代治亂篇讀之屢過不知所謂意足下無深得於中而張其外乎抑賤拙不能知其趣也念足下以匪罪遷謫遐陬又無相知出力計老于此毎見書教望僕以欲相薦引僕固已憫足下之心矣而是力不足者謂之何哉孟子曰得之在命老子曰爲善不近名得失在天而名實在人要不可以人力希求衆人不知其然也故不愼於動靜云爲於天命無毫髮之助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不知得失何如也僕年少才短不足以自立偶爲先達大人所奬詡後應國子試爲主司諸公

所推許連置高等名遂以彰意徒手取功名如草芥
爾而尚汩于此夫得不急之虛名而不得取有用之
爵祿亦僕之定命也况足下鬱鬱居湖山千里外無
朝廷士大夫一日之知而欲其得顯揚於世恐不宜
易致也古之君子貴賤相須先後相推僕誠樂其道
矣但自謂實至則名隨名隨而富貴不足爲也願冀
足下爲博識多學之士不敢望豐於材而薄於德也
方今　聖上網羅賢俊之士以風動一世如足下者
患學未至而不患無其時也相知之深妄發至此毋
罪毋罪吳斑閔宜洙亦皆佳士也居同縣想與足下

共此懷緒望以僕書相示適困卯酒馳筆草此不宣

上吳大學士 載純 乞先大夫碣銘書

公轍再拜大學士吳公閤下嘗聞君子之傳於世者必曰德業文章然德業文章之傳又待乎言語而其人足以信於天下後世而後乃久而不朽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有德者必有言以此知言必待文而行又其有德而後可以任立言之責也夫傳人有二法史氏之傳記碑碣之狀德雖皆不同而其傳之則一也史氏取人之善惡賢否而悉書藏之金匱石室故其書秘當時之人或有未盡知者至於碑

碣則立之墓隧樵童牧叟皆可以辨别字畫而搨刻
裝本昭布耳目又其作者必出於故舊門人故其傳
之也視史氏尤切而能信公轍先人德行可以幷日
星文章足以貫金石至今士皆宗之閤下之所知也
事 英宗三十年歷官至刑曹判書大學士未可謂
不遇矣而間嘗阨于貴戚屢斥爲州郡未嘗一日安
於朝故格君正事挽回三代之志事學業旣無以展
布於其身則退而著書三十餘編今其文行世若後
之人徒見其文章之美而不復知德行事業之未盡
施爲者存焉則是非所以傳吾先人也未知今太史

氏能書其事而無遺佚不先人之事可書者非一二
策而其在史局也著明書起自洪武止于永曆其存
亡與奪自以慕春秋之正統其功不可誣也然而天
下之亂已極世人之嫌疑既甚則若此者豈保其必
傳於史而無疑也此又公轍之所大懼也閤下以文
章道德正色立朝孝謹忠亮簡在 上心而清名雅
望誦於士大夫之口所謂有其德而言之文者也顧
今先輩長者零落殆盡獨閤下在耳凡人之欲揄揚
其父祖事行者皆奔走於閤下之門況以先人相知
之深相與之厚而尚靳其一言之賜乎先人嘗與李

文簡公吳文穆公爲文章交遊閤下乃文穆之子而
文簡之壻也知先人本末莫如閤下而先人亟稱閤
下之文簡而有法公轍之必欲望閤下而以傳先人
者宜其狀德之詳非他人所可及也抑又聞之碑碣
之作如畫像然毛髮差爽便非其人非臨見其顧眄
動作而摸想於數千載之後則易累本而不得其神
閤下且老矣無閤下又誰有托之者惟願閤下察先
人德行之不可不傳念相知相與之舊誼自任以一
世之德言而無過辭讓以卒大惠焉

與吳士執 允常 ○二

夜回起居萬重崔士龍丈傳欲自二十一日出住鍾巖別業稍俟日氣益凉約一往過溪山文酒之樂可能繼先輩風流預可喜也通園兪伯翠因僕聞遊事欲往從之伯翠博涉經史尤習於啓禎間遺事致之山色水聲之中聞其議論亦一趣事但其好虞山之文便成痼癖此則吾輩當忠告使之返醇可也

蟬聲日淸懷仰倍切貴价至伏承下札就審學履萬重曷勝欽慰文藁得蒙執事賜評可增千金之價矣自秦漢以來道術爲天下裂仕與學分岐而仕歸利

祿文與道爲二而文尚雕刻作者非不鬱然盛矣而道學日喪焉僕誠樂而悲之嗟乎今之執觚墨而能游泳本源者幾希矣執事今發此言誠長者能愛人以德也第奬與過甚豈欲勸而進之歟適往省墳鞍馬已戒不宣

答崔北

朝自南衕還聞虛過悵然也僮僕皆傳生來時被酒亂抽案上書帙紛然滿前仍欲狂叫嘔吐爲人扶出而止能免街上顛仆之患不趙子昂萬馬軸儘是名品豈佃言綃本尚不毁傷必是生自作而故爲此欺

人也雖出七七手而畫若是好則不害爲子昂筆也不須論眞贋也然得此於人皆緣生平生愛酒爲一捧腹適得一壺更過我

答南君山 有衡

古今詩人多矣輒以杜子美稱首者豈非以一飯未嘗忘君也哉此蘓子瞻語也執事平生學杜故今覽集中可以知之其所謂布衣而憂天下者耶欽仰欽仰歲色將窮契活想益無賴矣這間已償報官租幸免吏卒剝門之苦否俞丈抵書邑倅引周處士故事勸毋悉督此丈誠款固可感而獨未知縣官能如王

太守否也惟望起居淸福人遽不具

與李元履 顯綏 ○八

朴淵大略如赤壁破曹操軍爾士執嘗稱爲國中第一足下盍往觀之爲探近日起居報此

冬至以後書信頗阻伏惟孝履履玆支勝瞻勞倍切公轍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力疲矣而機務紛然來集鑑湖形勝近在數十步而卽經月不出手不執書卷身不着巾襪兀然終歲益覺濩落無所成始知爲吏之苦矣九月間子定書來報朴上舍凶聞慟矣慟矣此人文學誠工亦不數人物也吾與元履交遊

亦十年矣近世人浮囂多雌黃不勝擾攘而獨吾二人全交者乃深知其人耳嗚呼斯人而止於此哉何處得來

教投示文字一篇首尾敘事讀之未半頗覺突兀至終篇更有舒暢雍容之意如一座怪峯劈揷而起及其盡也逶迤而逝矣

近讀漁洋詩酷好之却欲把筆操墨摸倣一二譬如百丈之井操尋常之綆以汲之愈讀愈不及喘不可望也乃知李杜之外別有如此奇種文字近日學盛唐人何故伎倆如此迂闊殊可怪歎菽粟雖常嗜不

信有龍肝鳳髓耶頗靜寂夕間望來敲不具

衙齋終日抱牘治簿領如足下手裏把西廂記一卷婆娑石竹花下想來若神仙中人矣

作文惡摸擬而貴沉酣取古今諸家沉酣體認及操紙下筆不㑹以一古人一名篇在胸中而觸手與古法㑹自無某人某篇之跡盖摸擬者如人好香徧身佩香囊沉酣而體認者如人日夕住香肆中衣帶間不見一香物而却通身香氣迎人也偶讀魏叔子味此言奉覧

閩東近浦諸邑多產金遠地民人或有來搩者徐鄭

諸台移壯營關將設店僕據事情防塞徐台答以辭嚴義正鄭台笑曰元平欲入名臣錄將奈何然其言則可取後聞筵中有酬酢　上教頗示奬與仍以不設爲定足下未及聞而有書問耶店事今旣停罷而雖設之豈可送幕中私人俾得沾漑恐足下之過慮也足下又以利不歸公家徒以擾民爲憂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未聞天下無遺利萬曆間礦稅其禍可勝言哉況今　聖上新下綸音以勸農爲務本之政居方面者何可導民以末利哉

人家碑碣書崇禎紀元後幾年立云者可以有辭天

下國亡猶書年號書諸史冊豈有似此奇事乎來諭以滿漢同稱夷虜恐甚固陋滿人固匪類漢人是明人遺裔剃髮卽迫不得已也當悲其心而愛其人亦一義也我人入中國與漢人交可與滿人交不可人不好名將謂廉儉不足法放縱無所忌聖人之權去矣愛名然後可以爲善而但老成大臣宜以公心懋實政以俟名之隨至不可自喜而自求矣

與李懋官 德懋○二

僕已休暇矣幅巾騎驢令童子擕琴一張酒一榼入太乙山逍遙竟日而歸或曰稍上山十餘步有小壺

天盖元靈名之也盍往觀之答曰好事最忌瀾漫不
妨留俟他日耳譬如人讀奇文異書不欲遽畢其卷
也

久别矣忽承晤言至慰至慰二篇豈曰詩乎哉聊以
敘中間離别自見其志爾幸乞斧和焉計於數日持
被院中頗靜閒少公事竢相報枉臨如何朴仲美先
生聞足下來亦宜盍簪益得熱河奇觀異聞俾博清
脾一部亦一雅事也

與朴山如 南壽 ○二

書扇落花詩豔冶如花鮮明如月葱翠如山之色玲

瓏如水之光沈啓南文徵仲不足道也顧此鄙薄不
能屬和柰何僕病新脫體意想甚無聊擬以十七日
往棲挹清樓爲度夏計有暇與述翁挐一葉舟相訪
否望望

讀來教一字一語俱眞切可誦僕之所謂文章乃游
戲弄筆耳非欲立言而傳後也古之文章無摹擬摹
擬則非文章也文章之妙正在信心而發信口而譚
世人喜秦漢吾亦好之世人喜唐吾亦好之世人喜
宋明吾亦好之如之何博取而不專一也曰集古今
諸家欲作吾一好文字爾昔老子欲死聖人莊周譏

毁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亦得與孟子同傳何者一從已出不曾依倣他人一字是以能傳之遠耳異端之書猶如此况聖賢之道乎足下平生師韓退之退之集中亦間有摹擬而作者董晉狀似左氏毛穎傳似太史公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爲樊宗師作誌類樊文此適然耳韓公一生事業則惟務去陳言而已足下其知之乎荷俯問茲以云云秋潦起居萬重不宣

上金叅判 用謙

伏惟秋凊台候動止神相百福有金君聲始者公轍

所交也嘗受學於寒泉門下造詣淺深雖未知其何如而年及衰而銳於爲善多識前輩故事家居西京蕭然不失爲布衣本色貨利不入於心而但好酒耳欲趨門屏一拜而患無以自達要與周旋茲令齎書以去幸勿見濫焉不備白

答趙國珍 鎮球

日前因醫人聞患候頗重今年京師大疫人無免者而念足下氣質脆弱憂慮不釋今承教示且喜其向蘓也所貴乎朋友者不但見過惡而後責善而已雖小藝末事其不至於道者亦相告勉足下賢者不必

待僕之言矣然見來書怪其字畫多舛繆及至年月下有署押而有若象物形而爲者豈足下好奇者耶是適然耳然君子之道貴常而不尚奇足下方讀中庸中庸之道獨非聖賢日用常行之事乎其致意於致中和發而中節之德而斥行怪之事可謂至矣足下盍勉諸風雨甚惡惟冀愼起居節飲食省思慮益加保重

答成士執 大中〇四

秋間李元亮自萊州來傳足下安聞仍道嶠南文酒之遊意想政已冲冲即日伏承問字備審政候日佳

可大慰之曲江素稱多佳山水又得足下爲太守訟
牒之暇能有吟哦蕭散之樂乎文章與政事一也今
之爲仕宦者例皆汩沒於米鹽刀筆而不知返不然
則徒能讀其書拋棄公事而已此兩不可也在京師
與足下談論者素矣未知足下如何做去道遠矣悵
無由相見臨楮益覺神馳
一省作郡縣久未奉雅儀甚矣吏事之羈縻人也乃
於二十日獲蒙賜書一通備審春暄政履萬重曷勝
欣慰公轍奉老粗遣而久苦唾血言南方水土好好
者始覺妄耳吏人持公移欲行轉粟此兩邑之利也

見邑穀多民少近年來爲守者不能細察吏奸百弊俱興頃以此事具牒報觀察使期以今年買錢移浛江約束既成而又值歉荒前之言弊者今反言錢荒若行此事則譬猶去膏油而求火也計欲止之馬人不得不虛還到即詳聞其狀也凶年爲吏難矣自古稱南土易治者豈非以嶺左之李文純嶺右之曹文貞敎而化之遺風善俗有可以觀乎世遠民移學篤實者反爲頑鈍尚氣義者漸趨浮囂道之不可行也久矣雖聖人爲法後世不能無弊可勝道哉想足下久居此習知風俗聊爲發之

二篇文字想已批評還教如何吳公在　明宣間號
稱名士李公生於亂世雖不卒功則其樹立已自卓
偉僕在嶺邑時詳得其事又惜其子孫貧窮無以自
達於大人君子之門故妄有論撰非敢自任以不朽
之業也鄉人具石便當至京師必乞付此回也不宣
久不見時想鬚眉以自奮迅伏惟花風起居福安僕
苦病眼十日平生以圖書爲園囿朋友爲性命至此
皆不能尋理追逐鍵戸獨居胸中益鬱鬱不平時或
發之爲詩錄集一帙此皆闔眼搆成信口呼寫前時
作詩文一篇輒繙閱古書十數種屢削草藁乃成今

却破例如此必多訛謬醜陋恐不足當高人之意然亦足見其病不忘學志在求助也幸賜削正兼爲和惠昨日燕巖青莊果來遊否清談風流王謝去後世久無此樂矣恨不得置此身於一席之上一揮玉麈尾也

答金國器 載璉○二

當世以表策取士謂之舉業士皆用以資仕宦功名相率而入其臼而或者卑其文而不悅也公轍則以爲不然矣孔子曰後生可畏又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古耶自此千百年有不以今之表策爲賈董

盧駱者乎顧何必古人而後獨不朽也哉且世所稱古文者皆僞耳與其僞也曷若時文之切事實而近於道哉第恨不能得耳果有切事實而近道者則何必取古字古句以眩人也摹于漢謂之文不文矣倣于唐謂之詩不詩矣就宋元諸公之餘響而潤色之謂之詞曲名家非詞曲名家矣欲古則近於闒欲眞則溺於贋然獨博士家言猶有可取者其體無沿襲其詞必盡其才之所至其調年變而月不同手眼各異機軸自出四百年來上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自伸者僅有此文爾今之士不思所以善變而徒自卑

之不齒于詞林嗟夫彼不知之甚者也豈可與論文
夫沈之畫祝之書今也能有僞爲吳興之筆永和之
書者不敢與之論高下矣宣之陶方之金今也能有
僞爲古鐘鼎及哥柴等窰者不可與之言輕重矣何
則貴在眞也今之所謂可傳者大抵皆假古董贋法
帖也自古聖賢之文理似陳腐而意則常新士不可
不知也來書有與公轍之意不合者玆告
曩與足下居泮宮三冬講讀詩傳至今資益甚多顧
寧人言邶鄘衛本三監之地統於衛搃名也不當分
編爲三是漢儒之誤今以左傳季札觀樂統言邶鄘

衞曰美哉淵乎考之其云揔名似然又論黎許二國曰許無風而載馳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錄於邶此亦聖人闡幽興滅之旨耶顧說何如幸示之

與沈稺教 象奎〇三

俯示陸時化書畫錄賴以消遣幸甚其中錄朱子四書集註草本尤奇異若親覩塗乙刪改之手蹟不覺敬想但惜篇章多散失不得見其全也

僕官任實朝令方促赴未暇握敘然篤將老不遠當上京此乃一時别耳牘章此意厚矣我心悠哉且氣格蒼古雅健從蘇黃中出來與前作有異豈後來閱

歷甚多學宋人而變其體耶留竢官暇和呈

日前惠翰稍解憂戀手訊踵至憑審近日春風起居扶相慰喜之極何可盡喻外補實出於教誨責勉之至意釋教固當以罪爲榮以瘴海爲庭戶而才入邇密遽爾屏黜未一陞　殿覲光遥望京國必有回首斷腸之思此事耿耿何可忘也蛇蝎水土之惡親友之情雖極慮念釋教平生所蘊久當安遣以此慰勉耳適公退擾甚不能一一惟冀節飲食慎起居因風寄音以替千里面目不備

答俞通判　漢雋

便至伏承下札慰仰倍切間聞遭殤服久欲以書奉
問而入秋來吏事益覺煩惱遂闕至此意已見罪而
反蒙先施問訊愧悚何諭此兒嘗見之長者之側眉
目清明罕語不戲意執事家祭酒出矣今遽不淑豈
但執事私情爲人所惘傷也俯托誄詞何敢辭何敢
辭而第自南來以後縻身於朱墨埋頭於米鹽不復
尋鉛槧間事久矣時有邑人以其祖先碑誌來請諾
而未成者亦多計又了殺此宿債乘數日閒暇復成
爲一通文字不知何時當可奉教也執事文章可傳
於世而不自貴重又患家貧無紙筆散落不收者甚

多自喪變以後執事想益衰老矣宜汲汲繕寫一通
嶺南素産楮寺剎有歲收者茲以十斤仰助其役值
歲凶荒憫僧役繁重姑許蠲減若明年還復則當繼
此送助

上黃大學士 景源

季冬極寒台體候百福者舊文章世稱冠首後生景
仰曷有其極陜川人黃璋來傳書教聞爲繕寫文集
上京師助米肉給馬計於廿一二間趨謁也不備白

答李而習 學彬

官人還得奉惠翰審學履淸勝足下前時少年端飭

有法家規步又喜議論與吾輩十同八九近聞自放於酒頗少拘檢豈或慕醉鄉風流耶臨風悵然思故人者久之不具

與韓士善元履

僕近入方丈縱覧內外諸山仍登絶頂臨滄海觀日月之出入亦足樂也

與南丞士樹播秀

三眞山水秀媚不可言正如蒔花少女令人心愛之大抵嶺以南非無名山大川而皆大漢將軍鹽商婦耳譬之於人居汚濁而能自潔已者也然名之得則

亦易矣前月抵京師偶逢李懋官誇遊事懋官始疑而不信及出龍淵瀑布詩諸篇而後樂之懋官久居南鄉而常苦其地之陋不深入而求之耳山水之於人亦豈有緣乎哉伽倻山一遊約已久矣金知縣昨送人報有公事凡好事多人則易敗計欲以初二日舟行金烏江三日入山足下亦以此日來會極佳竊念人生事故多端足下亦衰且老矣恐此事遂已他日解官而歸有友生之勞問而未可語南中一山一水應之必以爲碌碌甚可懼也春和政履佳勝耑人報此期幸毋孤焉

與韓子定　象履

弟令瑯琊矣縣齋楊柳青翠可折時五月石榴花擁匝圍幄日與吳秀才琴者李億醉其下約課詩文一篇暇則讀書胸中浩浩如漲水每唱一闋成一篇自相嘆賞如蛣蜋之自愛其轉人固以為臭穢而未暇恤也忽有吏人具牒報管泗上漕轉發船可得米百餘斛然皆辭卻屬他邑宰妻孥皆怒其懶散而計其往來奔走將費四十日豈合以此易其樂也是知名惡於飽閒勝於忙文酒之趣賢於仕宦之役也子定聞此想奮髯大噱而有以知弟之樂處在此而不在

彼也未知如何

答吴士敬 熙常

下舟才數日矣欲以書相通即拜先施下狀仰審動定佳迪極用慰瀉故人消息久踈不知道學日進文章日富能不負宿昔之望否默兄頃有賜詩雖未暇和謝每值雲煙山水及有羇旅憂患感慨不平之思一回讀之如見其人也適患眼不多及

答金士源 祖淳 ○二

久無音問北望悵想伏承惠札謹審內省起居清福區區慰愬溯弟三年嶺邑求遞未遞媿悶柰何邑誌向

據巡察使指揮果已修去計日子當到閣而忽蒙教索極可訝也誌猶史也山川道里廨宇院刹氏族人物田政徭役俱可考信將置內閣藏本體段尤重而時因上官急加董促未暇仔細脫稾此事若無定限則當更寫一本以送望速回教焉竹瀝膏伴呈

齋夜緒言可當醇酒歸有餘趣即拜審令候安重欣荷不已茶盒呈似弟會有詩曰不可居無茶以對王子猷喜竹竹與茶惡能令人不俗自有待而清者禮君子不可去玉與琴瑟亦此義也

與閔生宜洙

吴翰林墓表才脆藁覽投如何此公在　明宣之際經術文章已爲李文純公所嘆服尤於此邦其興起之功眞鄉先生可祭於社者也惜其早歲又居下邑功名不能赫赫兹因文字略發揮之後有善讀者可以知之爲人呈去乞一一斧正

答吴生珽

聞兩爻通書而俱爲閽者所阻遂無一耗足下不知書之未達將以僕無所挾而故爲此驕簡則甚可懼也意已見絶而更蒙手書辭旨勤懇不但不棄之而若復有求益者信乎君子之取人終始也詩藁諷詠

數過已覺凊爽之氣來拍人鬚髮誠可畏也大抵做少陵放翁而未及至者益進而求之彼豈難到也雖然足下親老而家甚貧何汲汲於古文詞而忽應舉業哉世之稱文章之美者莫過於歐蘇諸公而亦未嘗廢時文焉觀於集中四六制策之作可知也歐蘇豈樂爲時文者哉其志惡於功名而不全廢也向僕年少而氣尚强以爲得失在命士擇其所好而爲之而已及屢舉禮部連爲有司所黜然後反而求之更得若干篇然其學愈晩而其工愈倍尚未成進士以僕之所嘗見敗者故不願足下之爲此也夫士之專

趨科臼而不知詞律古作之爲何物者有之此不足道也然足下既得力於古文知所述作矣始屈之以取仕祿或兼治而兩不廢焉則亦一道也期望之深責此迷愚足下高士能不見笑耶承一臨過此不必覼縷

答羅生匹縑 二

南雪盈尺非重裘不能出念生寒苦每對孫生念說不已辱帖際至以審行李珍重第窮冬契活轉益艱窘云僕俸祿薄既無以數相厚助徒自嘆咄尚何益哉八月中聞生爲應試上京師其後書問阻絕計下

第便當尋鄉而何久不返也以此鄉人誤加謗誚僕亦屢聞之京師雖云樂矣故土是田園圖書之所妻子同憂樂之地父兄師友教責之塲也無事事而久自滯客無益而多敗事也況南中人士非赴貢遊宦思不欲白衣踰嶺其志守可尚也輓近以來老先生遺風餘韻邈不可求而獨此事乃其約束中一也彼鄉人之不知生意者惜以自生毀破非之亦恐從生而遊者相率效之茲以報知生勉之哉不一

還都未十日拜手教深荷垂注别來回思寒碧樓上飲如昨日事矣銜杯燈燭几帳之間評證絲竹聆睞

艷冶日沉月升猶不忍別去秉醉拂袂毬騎揚塵醺然幾墜道中眞異境也令季言足下擬以九月旬望盡室來京師政如吳橘渡淮而枳非得計也暑氣未消書後起居伏惟衛重千萬千萬

與孫生繼

僕昨日始還衙矣猿鶴洞水石儘奇絕可賞又得宋文正先生爲之主人地之名亦待人以顯也生何不遊乎大君子之門也

與崔生

僕寄任實三月苦唾血有旹忽忽不樂一二友生傳

足下名園距此十里雲煙林麓如水樓山寺計穀雨前扶藜一過欹石臨池談論稗官異書青山可以當藥湖水可以健脾便却了多少金膏蔘朮以此思量煩惱聞以山南羅逋按司狀奏照勘惶恐出廨宇待罪鮮官不足掛念但此事敗情悵甚悵甚留書角告別息息

與李通判 彥植

寒碧送別黯然銷魂騎馬出城南門四五里猶聞笙歌簫鼓之聲久而不絕紅樓曲檻靚粧袨服下照水際人立如芥馬行如豆注目回首以扇相應回岸轉

林樓隱不見吾儕俱少年强壯他日會合必無窮時而猶且戀戀如此若至衰而老則何如也江生曰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自古别離之際悵然矣

與李景深始源

計纔脫鞍矣起居何似有芮生者好人倫篤行人也爲其先祖持平孝行遊京師二十年遍交諸名公得文字爲數十道將謁軒下要此一書此意良苦兄必樂聞生之纏脚千里遍交詞林者觀其志毋慕於外者也乞賜一言以侈其行望也悤悤不宣

答徐準平有榘

蟬聲日淸思奉雅論邈不可得卽沐手翰以審季夏極熱政履休勝慰溯之極無以云喩弟近以御製校準時赴內閣而患眼唾血俱妨供劇强策病軀無以塞一日之責愧悶多端今歲亢旱八路皆同而嶺湖所聞極其騷屑兄之乞一閒僻小郡本爲讀書養性而此事殊覺敗情豈造物最忌淸福而然耶接濟之道若善爲區劃則先試小者未必不有益於他日經濟而但民人無厭儲蓄恒少而京師策應亦無以一例減省則歉歲作官雖欲不鬢髮變白苦無良法

矣頃於籌司見本郡紙弊節目條理井井如徐汝中曾經按道詳知其瘼者亦皆極口稱善始知世之人徒以文章稱吾準平而不復知有如許政事之才者皆蔽於所長也薑瀝九感荷近來絕不服他藥消滯之方惟思此物製法尤妙豈不重可喜也適得普餌新茶十觔分呈臨風寄音以慰遠思不宣

與金判書 載瓚

辭陛日擬欲走謁郊次仍有 除命未及出肅不敢私自出入瞻望行塵實勞我心褫中伏承先施下狀謹審比日台體百福伏慰伏慰關西乃箕子舊邦也

近來朝家視以沿邊重地專以弓馬教之竊嘗非之
親上死長之道若不以禮義廉恥先之則所謂八條
之教將安所施耶戶布聞已革罷當初撰教書時已
見愚見無容更有云云此是先王之制而 本朝李
文成諸賢力論其可行法非不美也但設施不得其
道關西一路本不與三南士族等比百餘年來不出
名宦其人士固已恥之而今乃以戶布試之其自視
以賤役而民怨之興無足怪矣此若自京師而三南
自三南而西北行之有漸而役之甚均則彼將欣欣
然來赴曰卿士大夫皆爲之而況於吾屬乎今則反

是故監司守令有榷利之譏而民不從矣荆公新法皆出於周官制作而不得時措之宜故至今稱不便蓋法無常局而人能通變之故曰達也不備再拜

答或人

湖洛之爭雖未知諸人紛紜之如何而所示正與弟平生之論相合寒泉南塘俱是吾黨之先輩宿德其稱德昭爲豪傑士者可知寒泉亦相與也平日論說雖或有些少未契合處此已自退栗諸賢所未免者豈合於沒後五六十年之間置之脣舌而齗齗不已伯夷之淸柳下惠之和皆得一偏不可與仲尼之大

中同論二人者若幷世而論議則淸之過與和之過難保其無毫無差爽而不害其爲同爲聖賢也況我國先賢禮貌自別其所尊畏事之者無異一家尊屬則言亦不可若是妄也況辱之云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徒爲私心浮氣所使作爲多如此切歎切歎此書切秘之人之見者或以我比朴和叔也雖然和叔不區別師生是非而故爲調停之論此爲未便弟則尊先輩所同之學而謂以論說加之惡言爲謬云爾

答李性老存秀

弟按嶺南二年無建白興革徒費俸錢每自省檢坐

於無才然而無才反爲無弊今令兄少我十餘歲志
銳力强治法政規必多有可觀者立國莫如漢而循
吏治最者間多參用黃老之法盖靜以制煩簡以御
衆則事省事省則民安民安則不期袪弊而弊自袪
矣李文靖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補報國家但諸處
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似失言然極有遠慮極
有大體其所上利害除非喜事自用則皆出於急功
名而圖進取也均役後諸人所處置自以爲綜櫛絲
毫置水不漏而畢竟朝廷何所賴乎今者分居西南
重臯無他相助而惟此言可與明者道故玆以覼縷

若蒙不以人廢言則幸甚幸甚

上尹判書 著東○二

日前帳殿不能量力妄有匡救之言 天顔和粹酬答如響只以不知予本意可慨爲諭仍命遞職退去矣還內以後 天威震疊司謁口傳之教無非臣子不忍聞者寧欲卽日溘然以死而不可得矣大抵此事自 上每有過中之舉便成歲課地在親逼則不忍言跡近億逆則不得言事到之時不敢言而不言境過之後不必言而不言拒言之道甚至故進言亦難然則終不可言乎豈親近之言難爲力而疎遠之

言易爲功耶公轍將不復言討復事矣不惟惶恐不敢言道理正以不言爲當也

朝接邸報知有　新命竦踊之極幾於喜而不寐也輿望所屬　聖簡特達以閤下平日匪躬之義決不容却步前顧旣爲公喜不能不繼之以私有憂也三代以後大臣事業莫如漢之諸葛武侯宋之韓魏公武侯之言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予所能逆覩韓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公奮髯正色曰爲人臣者盡力事君死

生以之顧事之是非如何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閤下之今日道理恐此外無他事也　肅廟朝北溪作相金文簡公以此語勉之仍以爲勸得人主保惜精神愛養民力自有朱夫子答留趙兩丞相書使其暇日試取而讀之公轍敢又爲閤下誦之耳不備

上李相國　秉模　○二

比日旬體候萬重公轍嚴命所迫黽勉冒出而簿書期會實非平日之所學早晩固當顚沛而退矣華城權蔘事某台實主張節目已成而歷觀前史所謂權

茶榷鐵榷鹽等法皆出於利此豈 聖世事乎閤下今欲陳疏請罷一言之重可以得力伏未知如何俄筵 聖上縷縷以此爲教仍咎責諸臣之無一言可否易賛乾元之德曰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大矣哉 聖意本自如此玆以槩報耳不備

日昨賓席穩承謦欬頗用慰沃卽沐下牘謹審旬候萬重伏荷不已過蒙敎奬謂以一言感回 天聽媿汗媿汗壯勇營存罷當否自有大臣所奏自 上足可博詢以處公轍不敢別有所見然在 先朝每舉設置本意微示諸臣又嘗以爲此譬如一王之制非

世世永久行之之法也公轍與右閤屢承此 敎大抵今日此論專出於闡明旨意繼述志事而民國事勢萬不獲已而然公轍所奏末端一語專以此用力而仍勸 上以明察固守則其旨深矣方今 聖上在冲年而廟堂辨此大興革大變通安知無後日之議論耶歷觀前史天下事本自有如此者矣不備

答李監司 魯春

弟還朝後卽賜入對於熙政堂仍命進前 上慟哭良久敎曰卿何以生還耶賤臣亦俯伏飲泣抑塞不能仰對此生此慟將與穹壤無窮期矣追先帝之殊

遇欲報之於陛下正是吾輩今日道理自效之道無
内無外關以東民生之困瘁糶糴之不均交龜時略
有言之而今當　大喪繇役甚多此亦思省力之方
則亦體昔日恤民之一道矣

金陵集卷之十